

旧参
I 246.4
L 2 5-3
(6)

九

大漢英雄

珠樓主

5



旧 参
I 246·4
H Z L-3
(6)

大漠英雄

晁珠楼主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270326

天津市人民图书馆

藏书图记

大漢

英雄五

還珠樓主著

別淚注金尊惆悵天涯斷腸人遠
清音鳴玉磬荒涼石屋十指禪修

不特放你逃走，
無非看他人書面，

並還費了好些人的心力，連行囊乾糧，途中用度無不齊備，凡此一切，賢貞姊姊，恨你負心，方才說話，不願與你再見，祇請筠姊路過時，前往敘別，你們二人，本有專人押送出境，筠姊另由賢貞姊姊，用飛行甲馬親身護送，定在離堡後七十里的鸚哥崖下相見，再同上路，如知好歹，取得靈藥藏珍以後，由此痛改前非，勉力上進，即使迷戀賤婢，有筠姊這樣賢妻相助，也不患沒有成就，祇你稍有天良，將來再遇我們，仍是朋友，決不再念舊惡，否則，你們身遭惡報，悔無及了，說罷，便令成全，將紅杏取來的通行信符，交與成全，令押二人先走，衛璧聞言，也覺身是靈筠所救，照着平日行爲，委實對他不起，一時天良發現，剛朝靈筠苦笑，說了一句，筠妹我真對你不起，猛瞥見小翠在旁，目射凶光，面有怒容，那裏還敢再往下說，成全接過令符，寒着一張臉，又在催促，祇得向衆說道，小弟一時無知，悔已無及，此後定必善待筠妹，以報雅意，別的話我也沒法說了，衆人祇李琦隨口敷衍了兩句，誰都未理，成全立押二人起身，靈筠本定同行，因聽蘭珠說，賢貞尙

在家中相待，想起平日，蒙他維護，情逾骨肉，無話不談，當此死別生離之際，如何不辭而別，又見主人夫婦，還是滿臉悲憤，有懷莫吐，雖是萬分無法的事，也覺相識以來，人家深情愛護，無微不至，便這末了一段，連自己的安危榮辱，也在對方掌握之中，人家用盡苦心，懇勸備至，自己却是一意孤行，事事專斷固然身有難言隱痛，形迹却近於剛愎自傲，容易爲人誤解，又見蘭珠說完前言，握手示意，不令同行，神色誠懇已極，祇得暫留，成全等走後，張婉埋怨道，成八哥疾惡如仇，此行無異押送囚犯，你隨他們一路，豈不難堪，何況賢貞姊姊，因今夜事鬧太大，最奇是，老堡主竟早得知，方才密令七嫂，將他信符，交與七哥，聽其隨意處置，並令任大哥轉告，請勿介意，到底他是衛壁居停主人，面情難堪，又因錢氏兄妹，和武氏父子，處心積慮，已有多多年，所結叛黨甚多，他那地方，十分隱僻，男主人不在，祇他和幾個男女傭人，惟恐叛黨搜捕不盡，前往隱匿，不能離開，你們至交姊妹，事情他又知道，理應往別，我們也可借此和你多聚一會，何苦同行，看人受氣，你又難過，說時，靈筠見室中祇張婉口直心快，還在說之不已，主人均是滿臉憂容，愁眉不解，金國士雖似在想心事，但那關切之情，也無形流露，想起衆人相待如此情厚，隔不多時，便要分手，從此天各一方，前途更佈滿荆棘，決無善狀，忍不住觸動悲懷，流下淚來，李氏夫婦和張婉，也被勾動酸心，淚流不止，似此無聲之泣，最是酸痛，四人淚眼相看，呆了一會，靈筠剛含痛淚，說了一句，我對不起你，國士微笑道，徒自悲傷，無濟於事，筠姊方才曾以死自誓，萬一生死兩難，身受有甚於死，又當如何，別的都是虛言，方才我傳筠姊雙鏡合璧的本

門口訣，火窟防身之外，還有好些妙用，千萬記住，不可洩漏，途中無事，務加勤習才好，說罷，賢貞命人來請，說方才有兩名叛黨，逃往當地，如非事前留意防堵，幾被漏網，如今祇有賊女武鳳，尙未擒到，衆人正在搜索，不能離開，請主人陪了靈筠，速往一晤，並說，成全押着衛璧小翠，故意步行，必須明午，才能趕到鸚哥崖，靈筠明早飯後起身，還都不遲，蘭珠隨命紅杏取水，一同把臉洗淨，往朱家趕去，到後一談，才知老堡主任中遲，對於叛黨逆謀，竟比衆人所知，還要詳細，一則受有高人指點，又知愛塔夫婦，和靈筠情厚，並有別的深意在內，爲了立國以來，第一次遇見這等大事，叛黨全數伏誅，單放走衛璧小翠，明日公審，恐李琦蘭珠，受人議論，特把祖宗遺傳的血箭取出，箭乃第一任堡主所留，附有鐵券，專爲遇到軍國疑難，不及集衆公議，或因事有礙難，必須從權，此箭一經請出，全堡立似變出非常，生殺予奪，全由堡主一人專斷，不容過問，但是過了十天半月，甚或遠至三年五載，十年八年，事完之後，仍須由堡主，向衆宣示經過，和當年不得已的苦衷，所行如有不合，不特要向國人謝罪，並還告廟認罪，自請懲罰，端的嚴重無比，此箭以前，共祇請過兩次，均爲對待外敵而用，因堡民全守法，對自己人，尙是初次，此次除了衆人通行無阻而外，全堡人民已無一人可以往來各處路口，堡中埋伏的八陣圖，也由任龍全數發動，許多細密佈置，連李琦夫婦，事前均不知道，王藩等擒拿叛黨，也由堡主傳令，才行下手，靈筠聞信，料知中遲由於疼愛女兒，維護自己，竟然這等大舉，想起前情，感愧交集，望着李氏夫婦，凜然說道，妹子今生無以報德，祇有期待再生報答了，賢貞見他傷心，知其隱痛太深，

強笑勸道，筠妹不必悲苦，人事難知，遇合悲歡，命中注定，誰知將來使無相逢之日，離情苦緒，賢者不免，雖不必強爲歡笑，也無須多費愁腸，乘此有限時光，好好談上一會如何，蘭珠苦笑道，此時夜深，筠姊明日還要上路，好在甲馬護送，飛行迅速，晃眼便可追上，莫如安歇一會，多養一點精神，明早起來，我們再痛飲幾杯，爲筠姊餞行如何，李琦接口道，筠妹隱痛在心。滿腹愁腸，你叫他如何能睡呢，靈筠忙接口道，這幾日我代蘭妹看家，因不願看人嘴臉，多受悶氣，祇有陪老堡主談上一會，終日均在昏臥，睡得太多，再說會武功的人，一兩夜不睡，也不相干，何況他們走了一夜，比我更累，並還受傷，難道他們安睡，叫我一人上路不成，國士道，其實桓帥兄，明日必到，祇不知早晚，筠姊祇要多留兩三個時辰，便能遇上，雙鏡在你手內，別人不得妄用，你再把火窟虛實得去，你先前太阿倒持，反主爲奴，實太冤枉，這廝反正無情無義，賤婢武功，又非你的對手，離開鐵堡，更無顧忌，落得就此挾制，扳轉回來，使其俯首聽命，免受好些閒氣，也許能將負心人管好，那怕不是真心，到底要好得多，賢貞插口道，五妹說得好，此是夙孽，否則，筠妹那麼聰明有志氣的人，怎會甘心受挾制欺侮，無異奴婢，若能轉柔爲剛，早就好了，那有今日之事，國士使未再說，衆人一直談到天亮，賢貞好客，家中食物甚多，均極精美，又當良朋遠別之際，恨不能全數搬了出來，靈筠始而滿腹悲憤，吞吃不下，後見衆人，這等情厚，忽然轉念，暗忖自己不過佔了一點才貌，和性情溫柔的便宜，加以李琦，痴情熱愛，蘭珠爲和丈夫，恩愛太深，又知其心地光明，別無他念，不特不以爲意，反更推愛，衆人又均信仰李琦，於是全都另眼

相看，甚而以非爲是，遇事容忍，全不計較，實則，所遇諸人，全是有施無報，平日見慣無奇，這一分手，同行兩人，一個把自己認爲銀釘肉刺，必欲去之爲快，一個又是忘恩負義，心如豺虎，即便爲了盜取靈藥藏珍，非我不可，有一絲天良未喪，但日受潑婦蠱惑，也不會再念舊日情分，以後還想得到衆人這等溫情，除非是夢，不如放開愁腸，暫且享受，免得爲了一人，舉座無歡，辜負良友高義，自己痴心，連這片刻歡顏，都見不到，念頭一轉，立時化愁爲喜，慨然笑道，自來知己難逢，良辰易逝，人生如夢，爲歡幾何，此時已然想開，由我薄命人，先自免去悲懷，恭領主人與諸位的盛意，從此誰也不說喪氣的話，共謀一醉如何，李琦見他，秀眉忽舒，皓齒嫣然，雖因一夜愁腸，玉容清減，這一變得滿臉春風，笑語從容，比起平日，又是一種美艷丰神，忙接口道，筠妹說得極是，誰說喪氣的話，罰他三大杯如何，張婉笑道，頭一個要罰的就是你，在座的人，祇有我能勝任做令官，話不受聽，固應罰酒，便是強顏歡笑，內裏愁苦也該嚴罰，任他如何工於掩飾也是瞞我不過，靈筠朝李琦看了一眼，笑道，自來誠中形外，有什心思，易被明眼人道破，今日我却不怕，但要九妹說出道理，使人心服口服才行，不可故意罰酒欺人，張婉笑道，你莫說嘴，你這時忽改常態，表面好似想開，實則內心沉痛過甚。成了麻木，嚴格說來，恐比七哥，受罰還更重呢，靈筠力言張婉有心欺負，實非如此，張婉不信，國士也在附和，最後還是賢貞，看出靈筠心意，代爲道破，問其是否如此心情，靈筠方始心服，蘭珠笑道，便是這樣，也比楚囚相對，要強得多，認真作什，各人議定之後，再又開懷暢飲，李琦雖打不起高興，但是靈筠，笑語生春，

愁容盡掃，愛妻目光，老是注定在自己身上，恐其愁慮，只得強打精神，隨同說笑，心情却是苦悶已極，金張二女俠，早已看出，因恐酒落愁腸，蘭珠又在暗中示意，全都裝不知道，眼看光陰一分一分的過去，由清晨起，漸漸到了傍午，仗着隨意小酌，不是豪飲，談笑時多，誰都未醉，光陰也更易逝，眼看交午，靈筠心急前途，對於衆人，轉更依戀，心情矛盾，但又不得不走，已然辭別了兩次，勉強挨到正午，賢貞也說不能再留，命人把隔夜預爲準備的小包裹，和隨身寶劍暗器，一同取來，令同起身，李琦還想親送，不好意思出口，正和蘭珠互遞眼色，欲令代說，靈筠忽然眼含痛淚慨然說道，相知以心，不在形迹，妹子此後，雖然遠隔天涯，耿耿此心，晤寐難忘，如蒙厚愛，免我受人閑氣，祇請賢姊，甲馬飛送，無論那位，均請留步罷，李琦料知中有礙難，靈筠借話暗表心情，祇得罷了，行時忍不住，再三叮嚀，請其保重，靈筠因此一別，相見無期，不忍使其別後相思，更多悲苦，也自強忍悲懷，轉相慰藉，請其珍重，努力虔修，勿以薄命人爲念，蘭珠和金張二女俠，也各紛紛慰勉，互道珍重，如遇危難，務照昨夜密議行事，靈筠心亂如麻，不肯辜負良友盛意，隨口應諾，賢貞取飛行甲馬，交了靈筠，把手一揮，一片遁光，擁了二人，騰空而起，李琦早已接報，說叛黨除武鳳外，全數成擒，今早任龍先代堡主預審，問知武鳳胆小，日間內應未成，便知不妙，傍晚又見任龍，手持大令，巡行各地，越發情虛，仗着前和蘭珠，同居數年，頗知門戶向背生尅之妙，又因丈夫逆謀未成，心中害怕，暗命小翠強迫衛璧，行刺盜鏡，全是爲了當年求婚不遂之故，事成與否，均先逃走，出山之後，再等衛璧前來會合，同往賊巢，不知

怎的，看出不妙，連錢希唐，也未及告知，先自遁走，不料衛壁，被成全隱形尾隨，連小翠一齊擒住，正在暗中，拷問真情，錢賊見堡中靜悄悄的，不像有事情景，心疑衛壁胆小，臨事畏縮，又疑小翠，不願丈夫犯險，雖恨靈筠，不曾強迫下手，自己先逃，反露馬脚，不特仇未報成，就是逃往賊巢，也無意思，自恃機智，長于應變，堡中情形極熟，欲往探看，未曾想任龍早在暗中，埋伏停當，因其先往崖上，無意之中，脫出禁地，先後相差，不過兩三句話的功夫，如在下面，早已被擒，這一轉念，無異自投羅網，祇便宜了一個武鳳，叛黨無一幸免，靈筠一走，李琦想起堡主放走這三人，全是爲了自己，心方內愧，忽見一道遁光，破空飛來，落地一看，正是桓平，見面笑問，魂消南浦，花贈將離，會短離長，古今同恨，我知師弟此時情緒萬端，特地起來，送一喜信，可惜還是晚到一步，否則，借此留得素心良友，同作壯遊，豈不也是人生快事麼，李琦驚問何故，桓平隨說，大師伯劉蒙，功行圓滿，日內必要召見李氏夫婦，傳以道法，來時，師父說那藏珍火窟，共是兩處，一在月兒島火山之下，一在滇緬交界界深山之中，地名洛明爾峯烟火崖，絕壑之內，當初原是古仙人遺留的兩處寶庫，自來正教仙人，每值道成，或是兵解轉世，惟恐所留法寶，被左道妖邪得去，爲害人間，多半是在事前，將所有法寶飛劍，分藏各處隱祕之地，尤以這兩處火窟，所藏最多，月兒島火海，每數百年，開放一次，內有前古仙人，所留各種禁制，和地水火風，金刀火箭之險，這先不去說他，烟火崖雖比月兒島要差得多，但那所在，原是千年前，火山出口，內中尚有大量烈火，蘊藏未洩，先經一位古仙人，行法封閉，不久成道，事前藏好了好些法寶

靈丹在內，九宮塔上，所失奇珍，原因長白三仙，誤犯教規，偶然疏忽，受罰之際，被一左道能手，乘機盜去，因此寶爲仙府奇珍，本身具有靈性，外人不能使用，稍一出手，便自飛回，還與原主，心又不甘，恰值三仙受罰未滿，無暇及此，三師叔谷若虛，受罰最輕，本意限滿，尋那妖邪索取，妖人恰在事前兵解爲了雙方仇怨太深，將此三寶，連同自有的幾件法寶，一齊投入火窟之內，因有妖人一面寶網包沒，外加七面妖旛圍繞，否則，早已飛回，谷真人算出時機未至，而那九宮仙塔，又經洪都真人，行法封禁，埋藏在穿雲頂下，令大老劉蒙，二老燕雲叟，就着受罰守候，便三寶飛回，也祇費事，並且師兄弟二人，均要入定，不時神遊，出外修積，萬一寶光外映，被強敵得知，跟蹤來犯，雖然無慮，到底擾及清修，火窟在千尋絕壑之下，上面終年熱霧蒸騰，火毒甚重，附近山崖，都被燒成紅色，寸草不生，四外又有崇山峻嶺，和前古森林處處毒蛇猛獸，大如車輪的蚊蠅螞蟻，噬人立斃，更有飛虫若雨，細如牛毛，專噬人的毛孔，拂拭不去，稍爲受傷，全身腫痛癢癢，號叫而亡，離崖三百里，奇熱如焚，地面宛如一塊燒紅的烙鐵，人未近前，先自熱死，又無滴水，形勢萬分險惡，崖底火烟，隨時冒起，無論人畜飛禽，撞上便化爲一股青烟，燒成劫灰，火口一帶，更具極大吸力，口內祇是一片純青色的濃烟，並不像火，但絲毫沾他不得，無論凡人，便是法力多高的道術之士，事前如無準備，深知毒火噴吐收發時刻，並用至寶防身，入內必死，反正外人去不得，也就聽其保藏在內，想等大老劉蒙難滿，九宮仙塔出現，再作計較，誰知洪都真人，仙機莫測，早就算出未來之事，日前三老發現遺偈，得知火窟閉時時刻，因

時而異，和入窟取寶之法，因火奇毒，除却雙鏡合璧，可以防身而外，那如意雙環，也是防身至寶，李琦夫婦，雖可深入，但是第三層寶庫，乃窟中火眼，其深無際，好些靈藥藏珍，在一個大玉盤內，被下面地火精英，懸空托住，上面火眼，又經仙法禁閉，必須一人應劫，再用仙法，才能破去，九宮奇珍，本不在內，爲了對頭內行，恨極長白三仙，欲將三寶，投入火眼之中，受那地火煉化，殺時曾用不少心計，離那火眼不遠，年月一久，因受窟中火潮吞吐推動，火眼吸力又大，又有古仙人行法禁閉，無論是何法寶，能入而不能出，火眼之內，地甚廣大，共有五根火柱，三寶便在左面第二根火柱之下，若墜入地肺，火心深處，便非被太火毒焰溶化不可，總算運氣，落時正趕那日天地交泰，五火同潮，火力奇猛，往上一衝，那麼神奇的法寶，並有妖網籠罩，竟被盪入窟房空洞之內，雖然不致被毀，取時甚難，尤其火眼禁制不破，當中火柱，火未下降之際，多高法力，也難由這五根火柱之中越過，端的厲害非常，特命桓平傳來，說時機將至，今先往見師長，得了傳授，修煉些日，再行起身，爲期約有三月，至時，衛壁靈筭，也有別的妖邪指點，輾轉尋去，兩下差不多同時到達，相機行事，必能成功，至於鐵堡對頭，九頭獅子龍天化，不足爲慮，可由同盟男女諸俠，隨意應付，自能水到渠成，除此一害，並說靈筭，夙孽將完，桓平也是見他可憐，未來之事，又早得知，本意先期趕到，阻其和衛壁同行，可使少受好些危害，不料路過樹王峯，被大方真人喚住，說那日女殃神鄧八姑，是受玉清仙子之託而來，令其轉告九俠，這兩女仙，雖是旁門，並無惡行，玉清仙子，已歸佛門，八姑賦性強傲，又和采薇大師的好友姜雲君有仇，不

久便要相遇惡鬥，令照所賜東貼行事，又着將東帖，交與崔南州，令其隨時留意，發現雙方蹤跡，立即開看，匆匆說了幾句，便即辭別，等到趕來，靈筠已走，及聽衆人說起靈筠走時神情，知是定數，無法避免，祇得罷了，李琦聞言，憂喜交集，便照所說，同見任中暹，欲等羣妖伏誅之後，便往穿雲頂，見師待命，是時，中暹已早傳令，在望帝樓前平台之上，召集全堡人民，公審昨夜所擒叛逆，只等李琦夫婦一到，便即同往，見與桓平同來，越發歡喜，再三稱謝，說本堡自先代建立以來，已歷多世，一向安樂，中間雖有兩次外患驚擾，仗着事前得信，戒備嚴密，只亦數月之內，分別平息，從來不似這次嚴重，前數年我見人民衣食豐足，享受太過，早有居安思危之戒，不久，花塢建成，過於華侈，因爲老夫而建，既不願過拂人民盛意，又不願上行下效，致啓象箸玉杯之漸，祇得發令與全堡人民，同樂共賞，老夫雖然承名，一年難得去上一兩次，這一二年，老覺有危機，隱伏未發，時生愁慮，後經雪衣老人，指點機宜和一切因果，才知大難將臨，難得九俠兄弟，間關來投，與雪衣老人仙示吻合，並與先祖昔年卦象相應，方自欣慰，不久便發生金靈筠，穿雲頂取寶之事，按我堡規，便是外來賓客，也須守法，本意不能善罷，心正不快，先是雪衣老人，令門人暗送一信，內寫此事關係將來甚大，必須從權處理，尤其衛壁將來，自有他的惡報，我們却不可以傷他，跟着，賢貞便代靈筠說項，才知此女，身世可憐，許多難言之痛，由此拿定主意，衛氏夫婦，任犯何等重條，無不寬容，對於靈筠，更是決計保全，初意這等懦夫，還能鬧出什麼大亂子，誰知色令智昏，竟與奸人同謀內叛，當九俠弟兄未出以前，我已得知他們陰謀毒計，

這時堡中，祇段賢姪相助留守，正恐賊人發難太早，且喜敵人和九俠兄弟，同時到達，當我開得空中響箭，還不知九俠兄弟已回，事已至此，仗着平日還有準備，正命龍姪持令，指揮應敵，忽接九俠功成歸來之信，寬心大放，料知敵人必敗，奸逆也不敢遽然發難，便照老人仙示，一面由龍姪，暗中佈置，不問堡內之事，聽其自然，方意衛璧，如同被擒，雖有先代所留鐵券，生殺隨意，到了公審時節，若單放他一人，仍是礙難，還有靈筠面上，也下不去，豈不有失九俠弟兄維護他的苦心，並與雪衣老人仙示違背，正打不定主意，萬沒料到，他會潛入後堡行刺，經此一來，罪名雖然更大，却仗九俠相助，有了脫生之機，靈筠賢美多才，隨此偷夫，前途必無善況，想起可憐，但也無法，小培性情爲人，我所深知，此番徇情從逆，按照堡規，固是違法，便小女也有應得之咎，所幸立功甚大，遠浮於罪，全堡生靈田業，與歷代先人艱難締造之基，如無九俠弟兄相助，必遭國破家亡之害，小培三軍主帥，全堡人民，對他敬仰，衆望所歸，功勞足可補過，何況火窟藏珍，關係本堡未來安危甚大，放走衛璧，原與取寶有關，將來頗有說詞，否則，自先代立堡以來，誠信相孚，上下一體，遇事雖可從權，發言決無虛僞，我須交代得過，如其同罪異罰，縱令堡人，對我翁培，信賴敬仰，祖遺鐵券，更有生殺予奪之權，決無人肯持異議，少時宣佈叛逆罪狀，何以自圓其說，還有奸民錢希唐，乃此間土著，深知堡中政令風俗，人又狡詐，他爲向小女求婚不允，懷恨多年，致與武氏父子勾結，私通外敵，陰謀內叛，他因小培爲救靈筠，雪山涉險，平日形迹，又較親密，明知雙方心地光明，仍欲中傷，一面散佈謠言，一面暗使同黨，向我告密，幸而

本堡風氣，向尙自重，人知守法，夫妻情愛，貴能專一，重婚懸爲厲禁，男女往來，一向不
拘形迹，而小堦夫婦，又是少年恩愛，出入必偕，人民固是不信，老夫更得雪衣老人預示，
早知此中因果，把告密的人，嚴斥了一頓，力把流言止住，否則，不待今日，小堦早受不白
之冤了，如今犯人均在堡前，聽候發落，全堡人民，聞此逆謀，俱都激爲義憤，錢賊見同黨
均在，祇乃妹和衛氏夫婦，不見出現，斷定衛壁，必難逃走，料定小堦，推愛屋烏，爲之保
全，再不便是乃妹小翠，看不妙，臨時生悔，向我自首，竟乘堡人指說喝罵之際，借着自
吐罪狀，對小堦和靈筠，盡情譴罵，血口噴人，按照堡規，犯人臨死以前，例許申訴自白，
人民遇到懷疑之處，或是刑法失平，祇有兩三人，提出詰問，便須按照所說，是否合理，祇
要有多數人，說一不字，立命推人上台，相助犯人抗辯，全以人民之意論斷，此間世外桃源
，和平安樂，人民以犯法爲奇恥大辱，刑條等於虛設，這多年來，對人用刑，連今日才只四
次，以前三次，倒有兩次，是因犯人無心之過，身已認罪，轉由人民，爲之平反，平日多供
人民商討政令之用，形式也與今日公審，大體相同，無論議政用刑，除却事關軍國，請出鐵
券，不容異議而外，例由堡主，先向人民，宣示與革諸端，詢求利弊，或是宣示犯人罪狀，
由犯人自白之後，再向人民詢問，所判當否，鐵券一出，雖無異言，堡主責任，却極重大，
前者必須躬先領導，以身作則，而將來後果，必須圓滿，否則，堡主不是退位，另舉賢能，
便是告廟自責，以謝國人，由此便成終身之玷，關乎後者，無論用刑嚴寬，那怕事關機密，
遲早仍須還出一個道理，故此輕不敢請，如非先有成竹，諸位賢姪，祇要早來個把時辰，老

夫驟然登台，也未必不受叛黨反訐，錢賊原是恨毒小婿夫婦，自知必死，意欲兩敗俱傷，至少也使失去堡人信仰，不惜盡情詆譏，却沒想到，本堡爲政，素主仁厚，以前公審三次死者才祇一人，尙是勇於任過，把受刑認爲奇恥，負愧自殺，錢賊主謀叛國，雖難活命，他這些年勾結的死黨，均是他的至親至戚，因向小女求婚不遂，經他長期誘激的無知少年，本堡罪疑惟輕，逆謀未成，人畜無傷，只求誅去首惡，餘均從寬，錢賊先世，原屬有功家將，又是單傳，祇他兄妹二人，話說得好，並非沒有生機，原可落個終身禁錮，未必使死，這一來，害人不成，却害了自己，爲其預謀叛國，歷時已久，比較無端受辱，行凶害人，罪加一等，他這一說，無異自認罪狀，此是立國以來，第一個反叛，人民個個切齒，使我顧念他先人的情面，想要寬容，也辦不到，主謀不說，連從犯也難免死，這類害羣之馬，理應殺一警百，免留後患，我們去罷，李琦見中遲說時，一雙虎目，隱蘊威稜，對於自己和靈筠心情經過，竟都深悉，雖然語多維護，每一談到靈筠，必以九俠相提並論，因堡中風俗特殊，不容分愛，自己心雖無他，形迹可疑，惟恐中遲，萬一誤會，不肯當衆明言，藏在心裏，又知犯人決無好話，方自慚愧臉紅，蘭珠立在身旁，看出窘狀，低聲笑說，有爹爹作主，全堡人民，對我夫婦，又極信賴，任你狗口狂吠，決不相干，你要這樣虛心作什，李琦方要答言，中遲已傳令起身，平日中遲行動隨便，人又謙和，堡宮只有一二十個男女侍者，花匠公役之類，除宮室華美高大而外，餘者直和平民差不許多，決看不出一國之首，這時，因值公審之期，儀仗衛士，均已集備，在外相待，衆人來時，除門前兩個執戈衛士而外，餘人均閒立花陰樹蔭

之下，不曾看出，等到中遲一聲說走，旁立任龍，手持令旗，趕往殿外一揮，先是轟雷也似，一聲應諾，緊跟着便聽樂聲吹動，衆人隨出一看，外面已立着兩行盔甲鮮明的衛士，手持戈矛，寒光閃閃，映日生輝，由正殿起，一直排向正門之外，長達半里，連咳嗽之聲俱無，九俠方想，今日才見堡主威嚴，忽聽樂聲，由遠而近，中遲當先，站在殿台之上，前設香案，立定等候，一會樂聲越近，四人抬着一個錦緞結成的小亭走來，亭中供着一個鐵箭頭，和一面鐵券，中遲焚香下拜，迎上前去，由小亭內，將箭券取出，藏向懷中，預設錦囊之內，再將小亭供向案上，旁立侍者，照人數牽來十餘匹好馬，中遲朝桓平把手一拱，請衆同上，然後在兩行干戈林立之中馳去，到了堡外望帝樓前，公審台，下馬上台，這時台前，集着無數人民，除兩行衛士排列的馬道而外，更無隙地，犯人約有三十餘個，俱都綁禁台上，由堡中健兒持械守護，錢希唐正向衆人，捏造謠言，譏謗李氏夫婦，堡人越聽越不服氣，內有數人，提頭喝罵，餘人紛紛附和，叫罵之聲潮成一片，等到中遲上台，把手一揮，衆聲立止，錢希唐正苦衆聲喧嘩，不能暢所欲言，見狀朝着李琦夫婦，冷笑喝道，你兩個不要得意，少時和我一樣做人不得，說罷，手指李琦，厲聲喝道，台下父老弟兄，諸姊妹聽着，我是將死之人，自知罪孽深重，不想求生，但照堡規，必須容我說幾句話，末句話還未說出口，中遲已虎目圓睜，厲聲喝道，叛逆豎子，既知罪該萬死，先已自吐凶謀，有何話說，爲了事關機密，無暇聽鼠子狂吠，請得祖宗血箭令符在此，說罷，取出懷中錦囊，吩咐任龍，令衆瞻仰，先誅叛逆，再宣罪狀，台下衆人，自從九俠弟兄到來，便生好感，連建奇功，使全堡人

民，轉危爲安，本領既高，人又個個謙和，李琦又是堡主之婿，郎才女貌，少年英俊，由不得心生敬愛，對於錢希唐所說，全認爲亂臣賊子，惡意中傷，極少相信，錢希唐說了一陣，見羣衆先還靜聽，不久，便交頭接耳，互相嘲罵，猛想起自己罪重必死，何苦連累同黨，自知弄巧成拙，又因堡人，辱罵難堪，一時激怒回罵，羣情越憤，犯了重惡，中遲一到，方想借着申訴之便，乘機發揮，及見中遲，取出鐵券，神威凜凜，目光如電，毛髮皆豎，知其惱極，心胆立寒，還想咒罵，任龍戟指喝道，老錢放值價些，老堡主正氣頭上，莫非臨死以前，還想多吃點苦不成，錢希唐聞言，知道中遲性情猛烈，疾惡如仇，鐵券請出以後，便可任意行事，想起望帝樓上，處置奸細那幾樣嚴刑，由不得心胆皆寒，再見台下，民衆憤激，先前的誣謗九俠之言，並無一人肯信，再罵下去，平白多吃苦頭，深悔方才不該過分，轉生反響，就把仇人辱罵一場，濟得甚事，心氣一餒，低頭嘆道，本堡舊規，一夫一妻，是認爲女人禍水，容易生事，平日不甚相信，覺着三妻四妾，古來就有，極爲尋常一件事，本堡如何懸爲厲禁，此時想起，我雖爲求婚不遂，受辱懷恨，生出叛意，畢竟事關重大，隱忍多年，不敢驟然發動，如非衛璧，和我妹子，勾引成奸，覺着多了一個極好內應，武氏兄妹，又再三催促，也不致於行此下策，死無足惜，祇不憤那衛璧，我明知他是懦夫，仍想我妹子能夠挾制，這廝又極機警，他妻靈筠，與九俠投緣，李琦夫婦，尤爲交厚，如爲內應，可佔不少便宜，加以今日逆謀失敗，知道堡主明察，加上新來這夥人，無一好惹，越想越害怕，於是不聽我妻武鳳之勸，由妹子慫恿衛璧，借着往尋靈筠，行刺李琦夫婦和金國士，這原是我一時

私心，祇願報復前仇，以爲靈筠，留居內堡，形迹可疑，丈夫往尋妻子，理直氣壯，萬一被人撞上，也可作爲兩下爭風，衛璧不是本堡人，祇要妹子，願意隨他，至多逐出堡外，不似留在此地，受罪之外，終身受人笑罵，身旁又帶有武凱暗送進來的吹弩毒針，多大本領的人，驟不及防，迎面一吹，也難活命，滿擬事情有八九分，誰知一去無音，至今不見人影，我料小賊不是臨場胆小，賣友惜命，便是仗着裙帶關係，將其放走，最可恨是我逃出禁地，爲不放心他們，回身探看，才致落網，如今黨徒全數被擒，祇他漏網，心實不甘，你我從小一齊長大，多少有點情分，別的不求你幫忙，祇求你把小賊生死蹤跡說出，免我做個糊塗鬼，死時再給我一個痛快，就感謝了，任龍早想將犯人押走，中遲畢竟仁厚，雖將鐵券請出，終覺此舉，仍欠光明，先恐犯人狂吠，不得不如此做法，到後，看出民情傾向李琦與愛女，叛賊已犯衆怒，便放了心，難得自吐逆謀，至多說靈筠夜宿內堡，形迹可疑，但是全堡人民，在善政良風之下，猶如一家，平日男女往來，不論婚未，向無嫌忌，何況愛女新婚，與靈筠至交姊妹，又得堡人信仰，決不會引起嫌疑，便示意任龍，由他說去，再看下面，跪着的數十叛黨，均是堡中武勇之士，祇有幾個平日恃強任性，桀驁不馴之徒，和兩個暗藏在錢家的外賊，原是武成門人，奉命勾結，逆謀陰毒，錢衛二賊，均受這兩人的指揮，並問出除錢妻武鳳，和衛璧小翠而外，所有叛賊，無一漏網，因已請出鐵券，一切均可便宜行事，聽完，先把手一揮，令將錢希唐，和兩外賊，押往刑場，按規處死，再向堡人宣示，說日前聞報，叛黨將要起事，當其叛逆未彰以前，仍想苦心保全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誰知昨日居然勾

結外賊，作爲內應，並有妖人同來，九俠弟兄，晚到一步，事便鬧大，這類叛國行爲，罪本無可赦，但經連日查探，祇錢希唐是首惡，餘人多半經他數年苦心，陰謀誘脅，已然入黨，無力自拔，才有今日之事，還有衛璧本是庸懦小人，雖中錢賊的詭計，加入叛黨，無異傀儡，他妻爲人極好，身世可憐，又與九俠交厚，這還不說，最關緊要是，照雪衣老人仙示，此女與本堡，表面無什益處，由他身上，引出來的事，却關係未來成敗安危，功勞甚大，此女平日潔身自愛，好勝心高，如誅衛璧，縱不同殉，也必傷心慘痛，由此與本堡，斷了往來，牽累未來大局，好在此人自有惡報，投鼠忌器，不防暫寬一步，昨夜擒到從權放却，命人送出山去，至於這些叛黨，念他一時無知，受錢賊深心愚弄，致落阱中，現均俯首待命，無一敢出怨言，已知悔愧，本來他們均有才勇，殺了可惜，也想一併從輕發落，祇有三人賊性凶悍，須處別足之刑，餘者如有摯友三人以上，爲之作保，便可禁入更生場內，令服勞役，三年如無過失，便可放出，一切飲食起居，均與常人無異，家屬也許來往入居，祇不似礦場上原來工作的人，每年有三月假期，平日隨意出入而已，今日爲了放走衛璧，事關機密，不得不將祖宗鐵券請出，但因事由創見，想起痛心，叛徒只有兩個外賊，餘均本堡人民，平日和我，親同父子骨肉，一旦殺死多人，事太慘痛，有傷先代仁厚建國之旨，我意僅誅首惡，不知全堡人民，以爲如何，堡人知道，血箭頭鐵券，一經請出，向例服從，不得再有異言，見老堡主這等讓退寬厚，平日又得衆心，越發敬仰，始而屏息敬聽，咳唾皆無，等話聽完，不約而同，把頭一低，堡中遇到臨時發生事故，和推行政令以前，例由堡主登台，向人民宣示

，如無異言，便同把頭一抵，事便定局，如以為非或須改進，任何人均可舉手，登台建議，有時舉手人多，意志不一，立即休會，就把心意相同的，各自結合，分爲兩三起，先在下面，討論停當，再各推出一人，明日仍在堡主主持之下，重行集議，當着人民，互相爭辯，遇到雙方相持不下，便向人民詢問，取決多數，暫作試辦，另命專人，訪查利弊，並許人民申訴，隨時興革，非到完美不止，但因賢愚不等，所見難於相同，有的人又喜求全責備，堡中祇管教化相同，幼時讀書習武，都差不多，智力不免相差，心意仍難一律，每次公議，每多法良意美，仍然有人吹毛求疵，好了還想再好，這次中遲見連問兩遍，竟無一人舉手，知道人民信仰自己翁塔，到了極點，正要命人把叛黨押下，這夥叛徒，本是俯首待罪，無一倔強，忽有五人挺身起立，抗聲說道，我等受人之愚，自知喪心病狂，罪該萬死，堡主恩寬，固感恩德，但在那礦場工作的，均是智力優秀之士，功罪同處，相形之下，既太難堪，而我五人，也和錢希唐一樣，均爲求婚不遂，因而懷恨，早就互相勾結，才有今日之事，否則，錢希唐雖有逆謀，孤掌難鳴，也未必敢犯此大逆，他已身受國法，我們外慚清議，內咎神明，偷生何趣，正好借此微命，伸張法紀，並爲後來之戒，中遲見那三個受刑的，也在其內，神態一樣激昂悲壯，心方不忍，那知五人早有準備，話到末句，爲首一人，把手一揮，各將手往前胸一按，即相繼倒地不起，中遲雖知五人，懷有死心，因見手無凶器，未怎在意，不料倒得這快，忙令蘭珠前去看，人已將死，滿臉痛苦之容，神情十分猙獰，原來五人胸前，各有一支毒針，直刺胸內，再問餘人，才知衛壁昨夜行刺，使用此針，這五人，因與

錢希唐約定，同牛同死，起事以前，便各帶有一枚毒針，以備事急自殺之用，被擒以後，因聽錢希唐自吐陰謀，台下人民，紛紛咒罵，想起祖先建業艱難，如何爲了一朝之憤，勾引外賊，來此殘殺，不由天良發現，心正愧悔，本想等中遲發令，明正典刑，不料竟蒙寬赦，越想越覺無以自容，再想到堡中，人人守法自愛，輕易無人受任刑罰，難得偷生，當時受人唾罵指摘，豈不難堪，萬分感愧之餘，決計自殺，以謝國人，使用事前暗藏胸前紐絆上的毒針，自殺而死，此針奇毒，見血封喉，所刺又是心口要害，致命所在，故此死得極快，正要命人抬去安埋，任龍忽同成全程賢貞，飛上台來，說錢賊真個狡詐，因那刑場，僻在後山，出口一帶，今以事情大定，八陣圖埋伏均全撤去，被其看破，他和兩外賊，均持有妖人所給隱形逃遁之符，被擒時，因陷埋伏，不及取用，到時竟用詭計，借口死前欲求一醉，連合兩外敵，妄想逃遁，幸值成全賢貞趕到，迎頭擒住，否則，幾被漏網，任龍因其求命可憐，本想令其自裁了事，經此一來，不由激怒，又發現他一面勾結同黨，爲他犯罪送死，自己却想好許多逃路，氣極之下，仍按原刑，送入烤場，活活燒死，中遲聞報，對徐黨道，你們今日如死，豈不太冤，以後洗心革面，好好作工爲人，本堡人民，多是你們親族，人誰無過，祇知改悔，決不會有人輕視，若任龍早到一步，先那五人，見錢賊如此陰險卑鄙，也就不致於死了，隨命任龍，把他們押往礮場上去，又向台下人民，曉諭了幾句，率衆回堡，桓平忽命李琦夫婦，即日起身，說堡中暫時無事，各人不妨隨意出入，崔成二人，昨日議定，同往飛雲嶺賊巢，窺探小賊龍飛虛實，問其可否動身，桓平笑答，事在人爲，我不深知，但是諸位面

上，均無晦色，料可無事而已，李琦聞言，又放了心，中遲堅留桓平，用完夜宴再走，桓平應了，因見李琦面上，時現愁容，知爲靈筠而發，笑說，師弟演邊火窟之行，當在不遠，金靈筠此去途中，祇嘔一點悶氣，並無他慮，上次我奉命傳授諸位法術，曾與此女相見，人果極好，昨向師父請示，備悉前因後果，不過時機未至，難爲明言而已，李琦當着中遲，不便回問，倒是中遲接口笑道，自從日前，鍾小俠來過之後，我對此女，越發看重，不知火窟之行，此女也能成功否，桓平答道，衛璧此行，原有成就，無如此人，陰狠貪淫，薄情負義，又爲所歡蠱惑，致受孽報，大約還有數月，雙方便可相遇，差不多同入火窟，要是此人，不把天良喪盡，雙方合力，他固可以取得靈丹，李師弟夫婦，也可減少好些阻力危害，豈不都好，衆人吃完夜宴，桓李三人，先同起身，往穿雲頂飛去，崔成二人，見桓平忽然提前起事，與初來所說不符，心念微動，也就放開，本想當夜往探賊巢，金國士說，昨夜大家未睡，八弟因送衛賤，更多勞苦，不如歇上一夜，睡足再走，二人應了，次早起身，國士因九宮塔上奇珍，多被李琦夫婦帶走，祇王藩金戈，和成全一面隱形璧，恐南州祇憑寶劍暗器，不堪應付，便把金戈借來，交與南州帶去，崔成二人，隨身衣物，均早備好，接過便即起身，往飛雲嶺趕去，那飛雲嶺，乃天山深處，矗立在亂山當中的，一個孤峯，相隔鐵堡，約有二百來里，上豐下銳，險峻非常，四面都是深溝絕壑，形似一個極大的深潭，當中突有朵雲，拔地上升，四圍崖壑，離峯最寬的，達數十丈，相隔最近的，祇有一處，也有八九丈寬，兩邊崖上，生着好些籐蔓，並有崖凹，暗藏近頂之處，任龍以前，曾經去過，仗着家傳輕功，仍

費了好些事，才得飛渡。峯上森林甚多，更有不少猛獸毒蛇，和奇花異草之類，爲了山路崎嶇，四外形勢奇險，有的地方，猿鳥均難飛渡，加上冰雪截途，既滑且陡，亘古以來，素無人迹，任龍才只三數年未去，不料會做了盜黨巢穴，起初二人，本約同往，任龍恰值有事，蘭珠一走，越發不能分身，祇把途向問明，爲防盜黨發覺，特由前堡繞出，走到路上，成全忽道，早知今日起身，把飛行甲馬借來，豈不省事，南州笑道，我們既然立志學道，如何計及艱危，飛行甲馬，十分寶貴，主人時常要用，上次往借，還可說是事關重大，這次本來無事，是我二人痛恨小賊，並想借此歷練，如何向人借之不已，成全笑答，我是隨便一說，否則，我和賢姊，送了靈筠，由山外同回之時，早和他借了，起初想把四哥六哥，約了同去，四哥未開口，六哥說是，有一個去處，日內必須起身，他二人樹王峯之行，比我們先到，也許大方真入，有什吩咐，事前不許洩漏，否則，我們至好弟兄，決無不言之理，南州笑道，四弟曾說，樹王峯之行，頓蒙仙人垂憐，祇不知他和六弟，有無這等福緣，可惜奉命隱秘，不到時機，不許向人洩漏，否則，說出來大家高興也好，昨夜又說，藏珍火潭，地名洛明爾峯，藏在滇緬交界深山之中，當初原是一個火山噴口，所說道路途向，竟比桓師兄所說，還要詳盡，此時想起，他二人，必已受了仙人指教，也許日內先去，都不一定，說完，又將連日所聞，互一印證，越覺所料不差，邊談邊走，漸漸離開鐵堡前山，又飛行了一陣，走向一處山谷附近，已快走過，成全眼尖，忽然發現谷中林樹整齊，好似有人剪修過一般，暗忖本山到處冰封雪蓋，除鐵堡和兩處賊巢，得天獨厚，極少發現這好所在，當此嚴寒之際，谷

中竟有這麼茂盛整齊的松杉樹林，可見氣候溫和，四時皆宜，來路全照任龍途向，所行多是隱僻之處，那谷深藏兩山夾縫以內，與山峽作人字形，稍不留意，便即錯過，越想越奇，斷定內裏有人，便和南州商計，反正無事，近又學會飛行之術，不過功力尚淺，事前須要相準下落之處，才能起飛，途中雖時有停留，不能一氣直達，已趕了不少山路，欲在黃昏之前到達，見爲時尚早，山勢雄奇，特改步行，剛下地走不多遠，便發現谷中，好些奇處，因有隱形壁，可以隱身，不致被人看破，略一商談，同往谷中走進，成全見前半谷徑又深又仄，兩面危崖，滿生藤草野花，和一種不知名的長草，絲絲下垂，谷中氣候，也比外面差得多。方覺這地方氣候，怎比鐵堡還暖，谷徑又是如此深長，再看前見松林，是在入口不遠，一片空地之上，谷徑到此，形如葫蘆，除林樹整潔而外，別無異狀，至此，谷徑也由仄而寬，再往前去不遠，谷徑突又收縮，形如瓶口，危崖到此，朝下一擠，成了一個天然葫蘆形的洞門，剛一進口，猛覺一般和風，迎面撲來，竟與江南三四月的暖風相似，跟着眼前一花，定睛細看，原來裏面，竟是別有洞天，不特桃李盛開，並有些輕易不能見到的，四時名花，如牡丹，芍藥，蘭，桂，梅，菊之類，竟在谷中，同時開放，經此一來，越發驚奇，斷定必有異人奇士，隱居在內，人未見到，不知善惡邪正，未敢造次，忙把隱形壁一晃，剛把身形隱去，忽聽前面花林之中，隱隱傳來一聲清磬，南州偶一回顧，只見身後白雲，似湖水一般，向來路湧去，晃眼之間，便被雲霧佈滿，那雲一團棉絮也似，堆積起來，出口一帶，已被遮沒，一片迷茫，上與天接，白茫茫什麼也不見，前面花林，依舊日麗風和，天色十分晴朗，

花光瀲灩，無限芳菲，二人見那雲霧，來得太快，雲中又有鐘磬之聲傳出，心疑內有異人，顯已誤入禁地，先頗驚疑，發見上空天色甚好，地又寬大，新近學會飛行，功力雖還不夠，似此懸崖，自信尚能飛渡，又有法寶隱身，覺着這麼好的景物，主人決非尋常，立意觀查一個究竟。成全最是機警，立意打定，便朝南州搖手示意，不令開口，互相戒備，向林中走進，入林一看，林中之花，均與常見不同，並非桃李梅杏之類，形如玉蘭，一色純白，花開繁盛，花朵甚大，樹身更高，離地好幾丈，始發虬枝，遠望有花無葉，花山也似，近前細看，却是層次分明，不似別的花樹，花開太多，便亂糟糟擠成一團，花香更是非蘭非麝，馥毓染衣，沁絕心脾，樹葉也非全無，每樹約有一二十片，形如人手，色似翠玉，約有七八寸大一片，比花還要好看，多半作一圈，環在底層花枝之下，四外紛披，甚是整齊，大小均勻，一律鮮肥明潤，不見絲毫黃碎之痕，先前祇覺花香清幽，聞之神爽，花與葉各有妙處，不曾十分留意，後見每株花樹下層發枝之處，均有這麼一圈，整齊好看的樹葉，成全無意之中一數，每株樹葉，共有十八片，分爲兩半，緊附樹腰枝幹之上，均是七大兩小，不特形式相同，連大小葉數，俱都一樣，越看越覺奇怪，入林也漸深，細看前面並無廟宇茅蓬之類，走了一段，想起先前那聲玉磬，分明是由林內傳出，由林外仰望，花林盡頭，就在危崖之下，相隔並不甚遠，至多二三十畝一片花林，早該走完，走了這一陣，少說也有二三十里，如何還未到頭，心疑陷入埋伏，互相示意，待往回走，忽又聽得一聲清磬，起自身旁，這次相隔更近，連忙循聲尋去，又走了里許來路，仍不見有廟宇人影，正要離去，清磬之聲又起，似這樣

忽左忽右，時東時西，二人先是穿行花林中，尋那聲聲下落，後苦久尋不見，雖疑有異，但因氣候和暖，景物靈秀，均想此等境地，定是仙人隱修之所，自己不過誤入禁地，並未失禮忤犯，決不致於見怪，不特沒有畏意，反因來時曾聽任龍說過，這條路以前時常經過，此地如被發現，斷無不言之理，照他所說，祇是外面一條冰雪佈滿的峽谷，對此靈境，一字未提，最奇是，來路峽谷，天氣甚寒，到處堆滿冰雪，一進谷口，寒暑相去，判若天淵，人到裏面，來路便被雲封，又在花林中，走了一兩個時辰，始終不見人影，連出路都找不到，此事太奇，主人如是惡意，早應發難，決不等到現在，飛雲嶺之行，本是自告奮勇，隨意而行，早晚均可，並不忙此一時，反正無事，好歹也要探個水落石出，以免遇到仙緣，爲了一時疏壁，兼有防身隱形之妙，桓師兄曾說，祇要臨敵小心，即便不是敵人對手，有此至寶防身，也決不致受什邪法侵害，三哥那柄古神戈，又是一件至寶奇珍，怕他做什，心念一動，便任手上畫字，招呼南州，決計尋到主人，分清善惡，再打主意，起初二人，因對方來歷不知，爲防驚動主人，分來爲難，花林離地又高，行列疏整，人行花下，十分留意，休說探花，連樹幹也未撫摸一下，及至時候一久，除那奇怪的聲聲，遠近相聞，偏尋不到發源之處，事太奇怪而外，別的並無警兆，又以景物清麗，不似左道妖邪所居，未免疏忽了些，南州見那奇花，遠看形如玉蘭，實是一朵放大的蘭花，白如玉雪，大小七瓣，當中包着兩個素心，翠莖朱鬚，色香雙絕，從來未見，偶然行經一處，見有一枝低垂上有雙花並蒂，甚是鮮豔，由

不得越看越愛，暗忖五妹，最愛這類大花，如與帶回，定必喜愛，念頭一轉，手隨心動，剛把樹枝，往下一攀，忽想起此去飛雲嶺，不是當日可回，帶花同行，豈不累墜，何苦糟掉，假如能夠再來，再取也是一樣，剛把手一放，沒料到樹枝堅韌，彈性更強，那並頭花，開在枝梢上面，看似甚低，離地也有七八尺，南州一時疏忽，放手太快，樹枝隨手彈起，上面全體樹枝，受了震動，一齊搖撼，半晌才住，花朵又繁，祇見滿樹銀花，雪片也以，紛紛飛墮，中間十八片綠葉互相摩擦搖動，宛如鳴玉，清脆悅耳，成全見狀，心中一驚，惟恐生出枝節，忙拉南州，離開花下，南州也覺花林之中，細草蒙耳，不見一花一葉隨落，到處淨無纖塵，滿樹繁花，鬧得如此狼藉，方自悔惜，猛瞥見兩股青煙，疾如箭射，由斜刺裏飛來落向花下，現出兩個，穿得非僧非道，貌相奇醜的怪人，看年紀一老一小，貌相神情，十分相似，到似父子二人，才一到地，便和轉風車一般，滿林飛舞，四下張望，神情甚是凶猛，小的，一個更甚，成全知己惹事，仗着隱形神妙，忙回閃避，兩怪人滿林追逐，其行如風，神速異常，搜尋了一陣，好似不曾尋見人影，面帶驚奇，忽然聚在一起，說了兩句，身形一閃，仍化爲兩股青煙，一左一右，朝花林遠處飛去，二人先前幾次險被撞上，全仗機警胆大，閃避得快，身形又隱，才得避開，因見那兩人，神態猶惡，生了戒心，聲聲來源又未尋到，越想越覺此非善地，正欲升空遁走，往飛雲嶺趕去，誰知不走還好，剛一飛起，還未飛出樹頂，猛覺滿眼雲光亂閃，雷聲隆隆，天旋地轉，似要昏倒，眼看入網，幸而成全機警，一見不妙，忙拉南州下降，上面禁網，剛被觸動，還未生出變化，二人便自飛降，才得無事，就這

樣，南州身子較高，下時覺着頭頂，似被一種大力吸緊，知道不妙，往下一掙，成全再往下猛力一拉，雖得無事，頭上一頂皮帽，已被捲去，如非先前嫌熱，皮帽搭絆，已自解開，掙得又快，差一點沒受重傷，仰望上空，五色雲光，急旋如電，閃得一閃，便將那頂皮帽絞碎，化爲烏有，當時形勢，端的險極，落地之後，驚魂乍定，未及開口，前兩怪人，又帶着兩條青氣飛來，都是目射凶光，鬚眉倒豎，比起先前性情，又要猖狂得多，這次又換了方法，不似方才人一到地，青氣便收，也未四下搜索，青氣却拖在身後，驟且不斷，宛如兩條青蛇，繞行樹林之中，飛舞不停，不消片時，便和蛛網也似，籠罩林內，二人早覺這次來意更惡，漸漸看出厲害，不住閃躲，那青氣也不追趕，祇是往來飛舞，時左時右，蔓延下去，所到之處，全被結成網形雲幕，上下二三層，籠罩林樹之中，望去宛如兩三片，青色煙光，所結成的雲海，花光又是那樣繁盛，互相掩映流輝，頓成奇觀，壯麗絕倫，如非兩怪人神態過於獷惡，幾疑置身仙山靈域之中，使人心生羨慕，不捨離去，等到追逐了一陣，花林漸被佈滿，任走何方，均有青氣阻隔，先前明往空處逃走，不知怎會，被其包圍，方料形勢危急，照此下去，遲早自投羅網，心正驚疑，忽聽聲響又起，近在身後，忙即回顧，原來身後不遠，另生着一種花樹，比前見花林較底，花葉甚大，花作青色，共祇七八株疏列列，矗立花林邊界，虬枝分披，互相糾結，宛如一片天然帳幕，綠陰陰的，明淨如洗，蒼翠欲流，四周再被前見花樹，由樹頂上包圍過去，織成一座花蓋，籠罩其上，此時全林，已被兩怪人所發青氣，纏繞佈滿，獨這身後一帶，還有兩三條空隙，似可穿行過去，再一注視，聲聲來處，乃是

樹林盡頭，峯崖之下，有一山石堆成的小屋，聲聲便由屋中發出，方覺林中景物靈奇，石屋是否怪人所居，那敲磬的不知是何來歷，忽見一片輕煙，由樹外閃過，連樹帶石屋，全數失蹤，不見影迹，同時，前面青氣，隨同兩怪人身後，已似潮水一般，迎面撲來，驚懼百忙中，遙望怪人身後，上下三層，青色光氣織成的雲網，已似一片實質，上下波動，時分時合，看神氣羅網已成，只剩身前一兩丈的地方，還有幾處空隙，眼看危機已迫，無路可逃，兩怪人也快撲到身前，萬分情急之下，南州剛挽靈訣，待取古神戈，與之一拚，忽聽聲響又起，祇那七八株奇樹，和石屋不會出現，成全暗忖此地風景，如此靈奇，主人想非左道妖邪一流，也許含有別的用意，這兩怪人，便是主人門下，也未可知，心念一動，仗着方才出發的情景，和可通行之處，尙還記得，相隔又近，忙往樹林中，衝將起去，剛走不幾步，眼前條地一花，前見奇樹，重又出現，人已落在樹之內，回顧外面兩怪人，正作勢飛起，待往前立之處撲到，不知何故，忽然回身飛去，其疾如箭，晃眼無蹤，穿行雲海之中，也未受阻，以爲又要鬧什花樣，誰知一去不回，林外青氣，依舊濃密，連方才空隙，也被填滿，那樹林直似沉在青雲海中，環林一圈，全被青氣包圍，城牆也似的林內，却無一絲雲氣侵入，靜悄悄的，聲聲已止，姑且試探着往石屋前面走去，初意法寶神妙，具有隱形防身妙用，對方絕看不出，及至走到屋前，往裏探頭一看，見那石屋，乃四五塊石板塔成，四面透風，好些空洞，深約丈許，甚是簡陋，因當崖下背陽之處，日光不能下照，加上兩層花幕，籠罩在上，外面雖然綠陰如帷，淨無纖塵，石屋裏面，却是陰森黑暗，不類人居，方覺內裏，空無所有，猛

樹林盡頭，峯崖之下，有一山石堆成的小屋，聲聲便由屋中發出，方覺林中景物靈奇，石屋是否怪人所居，那敲聲的不知是何來歷，忽見一片輕煙，由樹外閃過，連樹帶石屋，全數失蹤，不見影迹，同時，前面青氣，隨同兩怪人身後，已似潮水一般，迎面撲來，驚懼百忙中，遙望怪人身後，上下三層，青色光氣織成的雲網，已似一片實質，上下波動，時分時合，看神氣羅網已成，只剩身前一兩丈的地方，還有幾處空隙，眼看危機已迫，無路可逃，兩怪人也快撲到身前，萬分情急之下，南州剛挽靈訣，待取古神戈，與之一拚，忽聽聲響又起，祇那七八株奇樹，和石屋不會出現，成全暗忖此地風景，如此靈奇，主人想非左道妖邪一流，也許含有別的用意，這兩怪人，便是主人門下，也未可知，心念一動，仗着方才出發的情景，和可通行之處，尙還記得，相隔又近，忙往樹林中，衝將起去，剛走不幾步，眼前條地一花，前見奇樹，重又出現，人已落在樹之內，回顧外面兩怪人，正作勢飛起，待往前立之處撲到，不知何故，忽然回身飛去，其疾如箭，晃眼無蹤，穿行雲海之中，也未受阻，以爲又要鬧什花樣，誰知一去不回，林外青氣，依舊濃密，連方才空隙，也被填滿，那樹林直似沉在青雲海中，環林一圈，全被青氣包圍，城牆也似的林內，却無一絲雲氣侵入，靜悄悄的，聲聲已止，姑且試探着往石屋前面走去，初意法寶神妙，具有隱形防身妙用，對方絕看不出，及至走到屋前，往裏探頭一看，見那石屋，乃四五塊石板塔成，四面透風，好些空洞，深約丈許，甚是簡陋，因當崖下背陽之處，日光不能下照，加上兩層花幕，籠罩在上，外面雖然綠陰如幄，淨無纖塵，石屋裏面，却是陰森黑暗，不類人居，方覺內裏，空無所有，猛

瞥見暗影中，坐着一人，裝束像個和尚，在內打坐，相是年時太久，衣服已然陳舊，破碎不堪，身材精瘦，膚黑如漆，雙手平端向上，指爪極長，分向左右肩，環身一匝，再繞向胸前合成十指交叉，五上五下，肉身瘦硬如鐵，指甲却是光彩鮮明，其白如玉，尤其交叉之處，近梢一帶，又尖又細，望去春蔥一般，十分好看，二人見狀，斷定是位神僧，在此人定，已有多年的，照此情勢，決無惡意，那兩個怪人，却尙難說，看方才青氣，到林而止，這七株奇樹，蔭被幾及兩畝，時隱時現，分明林中，另設有佛家禁制，外人不能侵入，自來邪正不能並立，這等修煉多年的有道神僧，怎會和兩個怪人，同在一起，既在入定，方才磬聲，何人敲打，細查那磬，懸在暗影之中，也不見有磬鏈，主人多年枯坐，無法請問求教，林外又被青氣填滿，上空還有極厲害的五色雲光，剛才已經吃過苦頭，如何再敢冒失，進退兩難，也未入內驚動，祇在門前禮拜，祝告了幾句，便同退出，待了些時，林外青氣，始終濃密未退，怪人走後，也未再見，因見石屋神僧，不會言動。林中禁制，威力極大，那麼排山倒海的青氣，全被迫住，未被侵入分毫，知道人在林內，只不出外，便可無事，一時無聊，便將身後糧袋，和酒瓶水壺取下，坐地飲食，互相談論，正打不起主意，二人只憑一面隱形壁隱身，起初行止都在一起，時候一久，無什動靜，未免疏忽，吃到中間，南州性急，偶往林邊探看，成全也忘了攔阻，後才想起，揮手令回，南州回顧成全招手，猛想起成全身形已隱，離開丈許以外，便看不見他影迹，如何能見，以爲法寶已收回去，過去一問，成全聞言大驚，忙和南州，一同試看，法寶已失靈效，再取金戈一看，寶光也減去十分之九，始而驚懼交集，

凶吉莫測，心中十分愁慮，忽聽石屋中，又響了一下玉磬，南州忽然想起，石屋主人雖然入定已久，不言不動，如非具有高深的法力，早爲兩怪人所害，那麼厲害的青光，到了林外，便被擋住，妙在看不出絲毫形影，可知佛法神妙，不似尋常，此時法寶忽失靈效，也許暗受佛法禁制之故，方才因見主人，不會言動，雖然行禮祝告，一則其意不誠，再則也未往深處推求，屋中並無第二人，主人如真不能言動，磬是何人所敲，心急一動，猛觸靈機，忙拉成全，同往石屋前跑去，跪地恭祝道，弟子等本往飛雲嶺有事，由外經過，正值仙山雲開，現出靈景，一時無知，冒昧走入，後見歸路雲封，欲由上空走去，不料又有禁制埋伏，險受重傷，剛一落地，便見二位異人，似怪弟子等，誤入仙境，有什冒犯，四下搜索，發動大股青色雲光，弟子等逃來此間，幸蒙神僧，現出寶景，才得逃入林內，未遭毒手，先前祇當事出偶然，又見神僧入定已久，未敢驚動，正自進退兩難，忽然發現所帶法寶，全失靈效，這才想起，那青色雲光，何等威力，尙被佛法阻住，弟子等怎能逃進，可見神僧佛法暗中默助，連那幾次磬聲，均似含有深意，自恨愚昧，此時才得醒悟，望乞神僧，大發慈悲，施展佛法，指引迷途，使弟子等，轉危爲安，感謝不盡，祝罷，不聽回應，成全在旁，也自明白過來，二人並不灰心，依舊通誠，祝告不已，待了一會，終無動靜，那磬就懸主人身旁不遠，離那指爪，約有三尺看神氣指爪太長，亦似舒展不開，此外空無他有，心正奇怪，那磬如何發聲，忽聽身後，嘻笑咀嚼之聲，未及回顧，猛瞥見神僧交叉胸前的左手五根指爪，忽然緩緩揚起，自行舒開，朝那當頭所懸玉磬擊去，這次竟通響兩聲，經此一來，神僧指爪既能舒緩

，言動想可隨意，料知此舉決非無故，心中驚喜，便不暇再顧身後，一面虔誠跪求，一面留神觀查，見那指爪，敲了兩下聲，仍舊收回，回復原狀，又見出神僧雙目垂簾中，似有一線光華，微微外射，猛聽身後咀嚼之聲越急，成全首先忍不住，回頭一看，正是兩怪人，已經走進林來，正就地上放着的酒食燻臘，大吃不已，這時響聲剛住，老怪人面有驚疑之容，一手端着酒瓶，一手拿了一塊瘦臘肉，剛忙起立，小怪人似想把所有食物，一起拿走，正還在手忙腳亂，看神氣此來目的，祇爲偷吃酒食，並無傷人之念，就這老少二人，將起未起，晃眼之間，猛聞到一股旃檀香氣，隨風吹過，兩怪人取食物時，神情本就發慌，好是有什警兆，却化爲一股青氣，朝地便鑽，才知怪人，是由地遁入林，耳聽兩聲怪叫，烟光散處，定睛一看，幾乎笑出聲來，原來兩怪人所化青氣，一同消滅，人也不會遁走，下半身陷入土內，還祇腿部，有三分之二，露出土外，小的一個，自腰以下，全埋入土，祇露頭和雙臂在外，好似負有奇痛，痛得滿頭大汗，祇管猛力掙扎，上下不得，看去形態十分滑稽，似被佛法制住，進退艱難，急得不住哀號求饒，再看神僧，目光已合，仍是原樣，熊甚莊嚴，待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光陰易過，先後似經了一日夜，始終不見別的形迹，林中也無晝夜之分，後看出神僧時而目光微啓，每隔些時，左手指爪徐伸，朝前懸玉磬，敲了一下，立時復原，仍似不會開口和別的動作，兩怪人少說也嗶叫了好幾個時辰，先還一邊哀號，一邊強掙，後知無用，神態逐漸馴善，不敢再掙，一味哀求，號叫不已，到了後來，簡直力竭聲嘶，神情痛苦非常，二人先還防到怪人，掙脫了身，驟起發難，法寶失效，不能抵禦，神僧雖枯坐不動，

暗中仍有佛法禁制，人在屋中，怪人決不敢於走進，又欲以至誠感格，求其開口，及見任怎求告，和怪人一樣，終無回應，兩次回顧，均見兩怪人，目視自己，似在乞憐求助，欲言又止，一時好奇，姑代怪人求情，雖然神僧仍無反應，兩怪人面上，却現出感謝之容，再細查看，怪人形貌，雖極醜怪，方才所見凶惡戾暴神態，已全收去，小的一個，并把頭連點，口發哀鳴，語聲啾啾，也聽不出說些什麼，心相似此相持，何時才能飛走，林外青氣，尙還未退，何不乘機賣好，請其收去，許能就此脫身，也不一定，念頭一轉，便同往外走去，怪人果然停了號叫，互相對看了一眼，而現笑容，成全因拿不准對方，是人是怪，示意南州，暫緩近前，一面暗中備戒，向其盤問，石屋神僧，和他是何來歷，因何被困，又如何能助其脫身，禁法神妙，威力至大，是否由他主持，問了一陣，先是言語不通，後來細心查聽，才聽出兩怪人，一父一子，以前原是滇緬交界深山中，一種形似猩猩的異獸煉成，歲久通靈，無意之中，得到一部道書，祇是不能全解，僅學會了一些法術，因是生性嗜花，又喜清潔，所居之處，終年修治，淨無纖塵，由早到晚提水灌花，極少休息，到處搜覓異種，其行如風，性雖剛猛善怒，因其習慣幽居，不喜與人往來，又最多疑嗜飲，不是醉後野性暴發，遇上人時，往往躲去，難得一次殺生害命，爲了道書上面的朱文古篆，不能通解，祇知照本畫符，憑着心靈默化，雖然學會了好些法術，並不能照行吐納修煉，無師之學，初練習時，並還受到危害，以爲人類認得上面的字，先往附近村鎮之中，擒了幾人回去，力逼教授，所擒多是滇緬交界土人苗番，一字不識，比他還蠢，有的更想盜書逃走，全被追上殺死，接連傷了十

餘人，一個字也未嘗學會，又隔了些年，無意中，擒到一個少年走方郎中，發現帶有兩本藥書，與道書形式相似，力逼指教，少年洪霄，本在家鄉殺人犯案，扮作走方郎中，逃往苗番墟洞中，行醫隱跡，人甚機警，見怪物所居，水碧山青，華花如海，洞壑幽奇，仙境不殊，怪人尚有一妻，剛生幼子不久，爲了多年擒人教授，已通人語，聽出少年，願意隨同修煉，好生歡喜，由此人獸同居修煉，怪人老少三個，把洪霄尊若師主，甚是忠誠，本來可以相安，煉成以後，彼此都好，誰知洪霄，人面獸心，心地奸詐，看出怪人，天生異稟，靈巧非常，又在山中，多服靈藥仙草修煉年久，功力頗深，惟恐煉成以後相形見絀，竟把道書中最緊要的幾章，暗中學會，然後借着煉法爲由，發動風雷烈火，將書毀去，怪人因知洪霄，也是無師之學，全憑自己參悟試驗，以前照本畫符，也曾有過這類事情發生，往往符剛畫完，突然風雷交閃，火雨羣飛，洪霄做得又巧，一絲也未看出，洪霄知怪人之妻，心細巧黠，曾將全書符篆朱文，連同註解，全數記下，惟恐年久，自行通悟，本就疑忌，這日正照道書，背人演習，以爲老少三怪人，均被遣走，正在大顯神通，興高彩烈，心想焚書之後，已經數年，全書妙用，均已通曉，法力日高，又背着怪人，煉了這幾件法寶，和兩種威力極大的法術，意欲設下埋伏，等怪人回來，將其制住，毒刑拷打，逼令永爲奴僕，另自出山，物色開山門人，創立教宗，剛把陰謀毒計想好，不料怪妻，看出洪霄近一年來，漸改常態，動輒厲聲喝罵，神態凶橫，全不似以前親如父子家人情景，心早生疑，又見洪霄近日時常借故，把他老少三個，強行遣走，當日爲了愛子，不願回去，竟自發怒，神情和厲，直要翻臉，越想越

覺可疑，便和丈夫兒子，暗中說好，偷偷趕回探望，這時洪霄，借口人獸稟賦不同，不應同修，獨在後山，闢了一座洞府，在內獨修，不奉呼喚，已不許人擅入一步，處處反客為主，本就心中不憤，怪人任怎靈慧，都較人類性直，無甚機詐，心性又善怒，此時發現洪霄法力，竟比他夫妻高得多，想起前情，不由怒火上撞，常在一起的同伴，負心味良，忽被看破，又是理直氣壯，那還計及利害安危，脫口一聲怒吼，正待飛往理論，忽然想起對方，近年凶狠乖張之狀，方覺不應硬來，想要退回，去和丈夫兒子商量，已自無及，洪霄早在陣中，發現怪妻偷看，不等出聲驚動，便自暗中掩來，當時行法，擒了回來，毒刑拷打，逼令全家為奴，否則便施法力，禁閉在離開當地六百里的，火潭之內，永受苦難，怪人父子，聞聲尋來，本也難免，還未到達，便聽怪妻，用獸語長嘯示警，說洪霄忘恩負義，狼子野心，此時以他為餌，如不歸來，還可保得殘生，否則，全家同歸于盡，萬無生理，怪人初得道書時，曾在玉匣中，得到一道靈符，正把玩間，一片青光，已透身而過，由此那符，便浸在胸前皮肉之內，隱約可睹，後來把道書學了一半，漸漸悟出那是一道靈符，祇要心中默念，身便飛起，瞬息千里，神速異常，聞聲正在悲憤驚疑，仇人已跟蹤追來，總算事前，受有警告，逃遁又快，當時一把抱着兒子，飛起欲逃，仇人還在後面，窮追不已，一直逃出好幾千里，由西南繞向西北，回顧身後，仇敵不見追來，方始下落，勉強尋一山洞，權且棲身，過了些日，試探着回探怪妻蹤迹，竟未發現，遙望仇人，正在設壇煉法，看出比平日，要強得多，知其有意藏奸，早把全書學會，表面却不露出，已然上當，無計可施，怪妻也不知存亡，雖自悲

憤，不敢近前，心想仇人曾有封禁火潭之言，那部道書，妻子全都記得，祇盼將人尋到，仍能有復仇之望，便往火潭尋去，到後一看，當地乃是一個火山口，深藏絕壑之下，終日黑烟蓬勃，上冲霄漢，俯視潭底火柱，不下百丈多高，休說下去，還未近前，便覺奇熱如焚，周身毛皮，幾被烤焦，偌大一片火潭，內裏溝壑甚多，壑底洞穴，奇形怪狀，密如蜂房，也不知愛妻，禁在何處，那麼猛烈的火勢，仙凡均不能近，仇人如將妻子，投入火內，必遭焚化，初意必定禁閉在左近洞穴之內，正冒奇熱，四處探尋，偶遇一位僧人，將其喚住，說乃妻被仇人投入火穴旁，深洞之內，來時火勢不大，祇有一縷青烟，裊裊上昇，本想禁閉洞內，逼令降服，並將怪人尋回爲奴，不料那洞，乃溶石沸漿結成，與潭底火口相通，無意之中觸動禁制，將烈火引發，至今未停，高僧此來，便爲路過此地，發現潭底地火，被人引發，算出前因，惟恐火山崩裂，雖在荒山之中，也能傷害不少生靈，特意留此，行法防禦，使潭心地火，按時宣洩，以免發生災害，本來想把乃妻，救出險地，但因他父子夫妻三人，賦有惡根，尙難化淨，另一面，乃妻雖然禁閉火穴，終年受那烈火烤炙，事前又將烈火引發，即使仇人肯放，出路已斷，也難活命，幸而五行有救，洞內深處，有一靈泉，長日向上海噴，夜溫早涼，日浸其內，免去火毒攻心，再經高僧指點，傳以辟穀之法，使其在內虔修，時機一至，便可脫難，火性乃被化盡，並還因禍得福，怪人父子祇要從此收斂暴性，不妄殺生，再照道書前半修煉之法，用功勤習，專作基本功夫，勿以法術爲念，仇人自有他的惡報，也無須作復仇之想，否則，白白把命送掉，於事無補，怪人見那和尙貌相清秀，說話神情，十

分文弱安祥，指爪甚長，年已衰老，絲毫也不起眼，正在將信將疑，又聽潭底，怪妻悲嘯之聲，忙即趕往，爲火所阻，無法下去，雙方隔火悲號，哭訴了一陣，才知高僧所說，一絲不假，並且佛法神妙，不可思議，指點怪妻時，親身入洞，那麼猛烈的火勢，通行其內，一無所覺，連毛髮衣服也未烤焦，老妻又令速往求救，並告以此非善地，時機一至，便能脫身，千萬不可再來，怪人最信妻言，忙即應諾，趕往原處，高僧已先不見，還想再尋下去，仇人料他必來火潭窺探，忽然趕來，怪人先未覺到，聽身邊大喝，北天山是你安身立命之所，還不快去，非要等死不成，怪人剛聽出高僧口音，還待求問，仇人已然飛到，總算見機得早，沒等到達，先自飛逃，輾轉飛到北天山，發現當地幽谷之中，氣候溫和，土肥泉甘，父子二人，便住了下來，謹記高僧之言，在內修煉，爲了生性愛花，日常無事，仗着胸前靈符，飛遁神速，到處尋求異種，並將滇緬交界深山之中所產，一種形似玉蘭的花樹，移植當地，祇偶然出山，尋覓食物，並不輕易出外，無如天性剛暴，又嗜酒肉，不似別的猴屬，專吃菓類，不動葷腥，前和仇人，同住多年，又學會了熟食，喜吃烟火之物，附近黃羊野驢之類又多，漸往擒捉，回來烤吃，因愛乾淨，每次擒回野獸，祇將腿股之肉，割下一大塊，餘均棄掉，永無存留，便住在此，今日回山，見我父子，殘殺野驢，故加責罰不成，越想越有理，決計軟求到底，不再強抗，父子二人，哀號求告了十幾天，已然力竭聲嘶，萬分難耐，惟恐長此被困下去，身同僵尸，如何禁受，猛覺身子往下一沉，人便落地，聲聲又起，定睛一看，身已落在一處花林之中，那花並非自己所種，正奇怪這片花林，就在當地，以前怎未發現，

忽見前面一間石屋之中，走出一個和尚，正是前遇手有長指甲的高僧，含笑問道，你這兩個孽障，當初如不是我，念你修爲不易，早爲惡人所殺，那有今日，好意指點你們，來此隱居，等我修積完了外功，加以渡化，如何凶心不改，常時出山，妄殺生靈，照此行爲，萬難容恕，祇有將你父子，用我佛家降魔大法，使其全身僵死，不能言動，免得出去害人，到了時機，我再放你，雖有二三百年禁制，祇要能悔禍，虔心自修，仍有重生之望，不過在此期間，你父子身同木石，空有神通，不能使用，無論人畜，均可對你侵害，風霜雨雪之苦，既是難當，本身戾氣太重，易遭雷擊，一旦遇上，便成灰末，且看你的運數如何罷，怪人父子，再三哀求，神僧又說此雖苦孽，三數百年光陰，彈指卽至，內中隱寓蘇復之機，你既不願，我也不再相強，但我這裏，容你不得，可速離此，由你自生自滅如何，怪人自見神僧，便自警悟，又看出是有心成全，內含深意，除求神僧，免其一死而外，無不聽命，說什麼也不肯走，神僧始而仍是不理，逕去石屋之中，打坐入定，怪人父子，守候門外，又痛哭跪求了十好幾天，祇小的一個，中有兩次，不耐欲起，被老的止住，始終誠敬苦求，不曾離開，到了末一天，神僧才把二人喚進，告以你那對頭，神通更大，本覺你們，是他未來大害，加以近年，悟出前焚道書，中藏靈符，和另一副冊，不曾見到，內中好些均是制他之法，不知那副冊，就藏原洞地底石窟之內，那道靈符，便藏有取寶妙用，以爲被你夫妻藏起未獻，初意想將你擒回，強迫質吐，偏生當初禁入火穴時，弄巧成絀，其火已被引發，無法入內，祇得到處搜索你二人的蹤迹，當你殺完野驢，回山烤吃之時，仇人已將尋到谷口，幸我回來，在

我佛法封閉之下，才未被他尋到，但已發現你父子的蹤迹，一離此山，必被擒去，受盡毒刑，還不免於煉魂之慘，你天賦惡性，未必能改，本想由你自去，姑念誠求，從此不許殺生，更不許離開此谷一步，等我功行完滿，你那仇人，也快惡滿數盡，自有人來，領了同去，救妻報仇，並爲世人除此大害，但我所參十地禪功，元神不時出遊，原是內外功兼修，本身和坐化一般，你們逃走，也頗容易，禍福成敗，全在自身，如若自蹈危機，我却顧你不得，怪人大喜拜謝，神僧當日入定，兩怪人也真能守信義，光陰易過，一晃二百餘年，始終不曾離谷一步，以前所學，原是天府秘笈，並非旁門左道，幾次想求神僧，傳以佛法，均未應允，便照前書用功勤習，閒來種花爲樂，山谷常年雲封，外人走不進來，一直無事，祇有一次，神僧故意試他，暗將禁法撤去，放進兩個逃亡山中的惡盜，爲了發現奇景，意欲久居，用刀亂斫花樹，致將怪人觸怒，將其殺死，神僧突然出現，責以違約，說來人雖然惡貫滿盈，死有餘辜，你並不知他的惡迹，如何隨便殺人，於是受了一頓嚴罰，由此越發害怕，又恐神僧二次開雲，放進人來，自知性暴，萬一按捺不住怒火，豈不自誤，便在佛法禁制之外，又加了兩重禁網，不料崔成二人，竟會隱形入內，當時雖然有些警覺，但拿不準，先搜索了一陣，不見形迹，後來覺出來人深入，並還誤犯上空禁網，毀了一頂頭巾，便將所煉花木青精之氣，發動出來，上下四外，一起合圍，想將人擒住，查問來歷，本無傷人之念，等到佈置停當，用心搜索，怎麼也查不出來人蹤迹，心中奇怪，又疑神僧試他，意欲入林窺探，因知神僧長年枯坐，外有禁制，便由地遁入內，看出神遊未歸，正要退走，忽聞酒肉香味，多年

素食，近年學會辟穀，祇偶然吃點花果精英之類，不由饞吻大動，四顧無人，誤以為神僧帶回之物，天性粗豪，不問情由，拿起就吃，鐵堡飲食精美，怪人祇以前隨着仇人，學食了些烟火之物，幾時嘗到過這等美味，越吃越香，再也不捨放下，及見神僧回醒，發出佛光，光色雖是極滌，怪人隨侍多年，一見便自警覺，知道神僧見怪，以前吃過苦頭，意欲暫時逃避，等神僧息怒，再行求恕，忙往地下鑽去，誰知不逃還可，這一逃，半截身子，陷在地內，上下不得，所有法力，全數失效，先因上次神僧說過，再如犯戒傷人，必再嚴罰，使其僵死，當日苦搜來人不見，曾起殺機，料定神僧發怒，害怕已極，先是猛力掙扎，後覺不妥，痛楚還好一些，用力越猛，所受痛苦，祇有更甚，下半身被陷土內，又麻又癢，更是難當，一任苦求哀號，終無回應，跟着發現神僧坐前，跪有兩人，料是神僧相識，越發胆寒。本不願向外人服低，後來實在無法，想起神僧打坐多年，從無一人登門，佛法禁制，何等神妙，來人休說深入，連這花林，也進不來，斷定決非泛常，想了想，轉向二人哀求，始而言語不通，及至互相比說了一陣，二人把話聽明以後，暗忖我們倘且求告不應，如何救你，成全本想探明出困之法，及早脫身，南州忽想起怪人所說火窟，也在絕壑之下，與那藏珍火窟，洛明爾峯，不知是否一處，忙問地名，怪人所答峯名，口音果然相同，不禁大喜，再一回憶，神僧昔年，曾說怪人難滿，自有人來領他同往，救妻報仇之言，谷口禁制何等嚴密，怎會容人走進，照此情勢，分明神僧有意指引，便和成全說了，成全也覺有理，但兩怪人，被禁地內，神僧不言不動，求告他無回應，如何脫身同往，正在一旁，低聲密議，不料兩怪人耳目，

十分聰明，竟被聽去，同時想起神僧前言，也自醒悟，喜出望外，連喊二人近前，過去一問，老怪入道，聽你們所說，我已明白，料得一點不差，不過一二日內，你們還不能夠起身罷了，二人問故，才知當地除神僧佛法禁制而外，兩怪人以前因有外人誤入吃過大虧，閒來無事，將多年苦功煉成的法術，盡量施爲，加上了好些禁制，休說外人不能擅入，便自己想將禁法撤去，也非容易，何況身困地內，不能行動，至少也須脫困以後將禁制撤去，才可通行無阻，二人當他想要脫身，借此要挾，並設詞一探口氣，怪人並無此意，報仇之事，夢想多年，好容易有此良機，怎肯把你們當成敵人，到是神僧此舉，必有深意，你們不往洛明爾峯有事，不去說他，聽方才口氣，此行既關重要，何必忙此一時，二人告以並非心急，只爲神僧入定，再三誠求，均無回應，又不便過於驚擾，偏巧飛雲嶺有事，意欲先往一行，日後再來，從長計較，你父子到時，想已脫困，豈不好，以爲你們禁法，雖是神妙，昨日既能走進，祇你父子不再攔阻，當可出去，所以那等說法，怪人答說，谷中禁制，多半自己所設，祇谷口一帶，當初爲了出入方便，神僧禁法，又偏重在那一帶，又是內外兩層門戶，佛法神妙，外人無門可入，萬一法力較高，或是神僧開雲撤禁，被其侵入，只一進口，立被我們發現，所有禁制埋伏，齊生威力，一湧而上，來人就不受傷，也必驚退，萬沒想到你們，竟會隱形而入，看不出絲毫跡兆，氣憤頭上，等把埋伏全數發動，人忽不知去向，那乙木青精之氣，多年苦功煉成，現已全數發出，便此時脫身，也非一晝夜的光陰，所能收盡，你們如何走法，起初疑心神僧，因恨我們凶心難改，欲加嚴罰，及聽你們一說，已然悟出深意，祇要按

照神僧所傳，天龍十地禪功，坐上三日三夜，多半可以脫身，到時看神僧有無吩咐，再作計較，照此形勢，你們必是神僧所說，助我報仇的救星，雖爲我們，多留三日，脫身還在其次，也許還有好處，否則，神僧素不喜人驚擾，怎會放人進來，二人聞言，覺着有理，轉問十地禪功，如何坐法，你們隨侍禪師多年，平日怎不用功，急來才抱佛脚，怪人答說，當初也曾苦求皈依，禪師不允，祇傳授這類坐禪之法，以爲防禦外邪，或爲邪法異寶所困時，脫身離害之用，父子二人，閑來無事，曾經試過多次，不論用何法術，被困其內，也不行法抵禦，祇用禪功入定，便無妨害，別時隨着心念動處，立可脫身飛走，今因苦求無效，故想一試，成全笑問，十地禪功，如此神妙，我二人可能學習麼，老怪人微一尋思，慨然答道，禪師既然許你深入石屋，定必看重，一切當已算就，如肯多留三日，拚担一點責任，傳授你們，也無妨害，不過禪功神妙，不可思議，脫身早晚，並不能定，功候一到，意念微動，人便脫出禁圈之外，萬一我父子尙未脫身，你們已先飛走，何時再來，一同起身，須先說明，不可失約。成全料定神僧，早有安排，忙笑答道，這個祇管放心，火窟之行，我們也關係重要，必須前往，原是協力同心，互相幫助，彼此有益，焉有失約之理，怪人聞言越喜，隨說神僧若不許傳授，必有警兆，那却不能怪我，二人應了，老怪人隨即傳授，二人夙根頗厚，日前又經大方真人，傳授指點，當時學會，先朝禪師跪祝，拜謝接引之恩，並求指示玄機，仍無回應，祇得如法運用，入定起來，頭一天和尋常道家打坐差不多，到了夜間，忽然生出好些幻相，二人福至心靈，連經許多喜怒哀歡，和諸般恐怖景象，始終默運玄機，澄神定慮，潛

光內照，由靜生明，把一切死生禍福，完全置之度外，到了第二天，方覺一念不生，神志空靈，忽聽有一老人口音，在耳旁說道，有相之法，雖落下乘，到此境地，也非容易，你們所見怪人，乃靈神與人交合而生，修爲不易，處境可憐，我爲磨他火性，已然禁閉多年，現將難滿出世，此行雙方均有助益，無須再來，到時他自會往尋你們，所傳禪功，將來防禦邪法，頗有用處，須要勤習才好，二人覺着入定時間不久，心疑又是幻景，也未理會，仍舊用功，靜坐下去，始終不曾睜眼，又過了半日，忽聽身側不遠，有兩生人驚叱之聲，似說這等大雪寒天，這兩人那裏來的，如何對坐在此，要被飛雲嶺他們發現，豈不白白送死，成全忍不住，睜眼一看，二人不知何時，離開原處，對坐在一片高崖之上，冰雪甚厚，亦不覺冷，那說話的，乃是兩個獵戶，站在身旁指說，已然要走，忙喊二位大哥，請留貴步，我二人有事請教，兩獵人見二人，行蹤詭異，似頗驚疑，轉問二人，因何至此，可是飛雲嶺小山主的朋友，二人推說遊山至此，與山主並不相識，獵人先似不信，後聽成全轉問，去飛雲嶺如何走法，並探賊巢虛實，兩獵人對看了一眼，方始笑道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我二人常在此處行獵採藥，崖後有一窩棚，二位請往一談如何，二人見兩獵人，豪爽忠實，隨口謝了，心想反正天色尚早，又是隱形飛遁之法，隨時皆可深入，便隨了去，到了棚前，坐定一談，獵人好似仍不放心，再三盤問來意，後來聽出成全不是遠方來投的賊黨，並還像小賊龍飛的對頭，才放了心，原來兩獵人，一名丁福，一名丁泰，乃本山中土著，以採藥打獵爲生，所居相隔，祇十餘里，爲了當地形勢奇險，祇有一條秘徑，與飛雲嶺通連，嶺上產有幾種珍藥，只

丁氏全家知道探法，路又險僻，於是成了專利，每年分四季，共總出山四次，照例先到嶺上，把藥採好，再運出山販賣，先後將近百年，已歷三四代，均操此業，因嶺上森林中，時有毒蛇猛獸出沒，並還設了幾處窩棚火寨，以爲防禦，所採的藥，都是專治寒毒，和刀火傷的聖藥，每次採製成功，多是運往山外遠方城鎮，再行發賣，自來無人得知，年時一久，成了小康之家，本來過得極好，不料前年飛雲嶺，被小賊龍飛發現，帶了好些賊黨，盤居其上，此時，丁氏父子三人，因那秘徑，一半深藏崖洞之內，一半是在壑底峽谷之中，利之所在，不捨放棄，明知盜黨，盤居其間，因想所採珍藥，生長森林深處，離賊巢尚有二三數里，仍由壑底峽谷攀援而上，行蹤隱僻，也許不致被賊發現，仗着地理精熟，到了採期，依舊按時前往，誰知前半年事事謹細，果然未被賊黨發覺，以爲無害，胆子漸大，這日爲獵林中一條毒蟒，守了十多天，不曾退走，當夜風雪交作，冷不可當，偶然升火取暖，被賊黨中一個妖人，空中路過，發現火光，告知賊黨，將父子三人擒去，嚴刑拷打，後來問出本山獵人，不是奸細，才得放走，老的一個，已負重傷，到家不多天，便自氣死，臨終遺命，說小賊欺人太甚，令二子爲他報仇，丁氏弟兄孝父，日夜愁思，幾次想好報仇之法，均因賊黨人多勢盛，本領高強，更有幾個妖人相助，萬非其敵，無計可施，總算上次被擒時，惟恐連累家屬生計，祇說用小簾攀援過去，那條秘徑，始終不曾洩漏，想起父仇，日夜痛心，已然決計等滿三年，再如無法，便由地洞崖脚秘徑，暗自入內，冒險行刺，以報父仇，一聽來人，竟是賊黨對頭，心雖驚喜，丁福想起自己爲報父仇，仗着小賊那年所說，祇不入他賊境，附近行獵無

妨之言，借採藥打獵爲由，常年來往當地，漸漸結交下幾個頭目，不時送些野味，與賊黨受用，以爲進身之地。賊黨見二人忠厚慷慨，又知家在附近，決不致出什花樣，日子一久，全都去了疑忌，無話不談，二人也常去賊巢走動，前日忽有相識頭目尋來，對二人說，小山主有了仇敵，也許不久，上門生事，日內如見生人到此，速發信號，報警領賞，二人聽說，敵人甚強，隨身帶有飛劍法寶，心中暗喜，便向來賊，打聽虛實，才知小賊那日由鐵堡大敗回來，跟着使聽混元祖師，玉山頭門法，遇兩強敵作梗，連經數日苦鬥，未分勝敗，結局雙方停鬥，另約時地相會，混元祖師因見敵人，祇是幾個無名後輩，一個也未擒到，門人到死了好幾個，還死了兩名外約的同黨，越想越有氣，無顏回見老賊，已率同黨，各自回山，下餘雖有幾個妖僧妖道，始終摸不清敵人的強弱虛實，有些胆怯，一回飛雲嶺，便下令同黨，小心戒備，一面由妖道，把整座飛雲嶺，加上邪法禁制，設了好幾層埋伏，說是外人無知，妄想隔崖飛渡，立將埋伏觸動，不死必被擒住，囑咐丁氏弟兄，不是有人接引，千萬不可犯險，賊黨說得那等厲害，惟恐崔成二人，只憑武功，或是法力不濟，誤入埋伏，受了暗算，便向二人勸說，賊黨邪法，曾經見過，十分厲害，內有一種邪烟，祇一上身，人便昏倒，不能起立，最好改由壑底峽谷之中，偷渡過去，要好得多，崔成二人，那日曾和妖道鬥法，雖覺法力有限，到底對方人多勢盛，是否還有別的妖黨，也拿不定，此行原是先探虛實，然後相機行事，雖得有人洩漏，並有秘徑，可以通行，何必犯險，當時喜謝，便問何時偷渡，丁氏弟兄答道，這裏不能前去，那秘徑前半，在一山洞之內，離此十餘里，洞徑灣環，十分曲折，

更多歧路，必須我們引導，走完那洞，出口便是飛雲嶺下絕壑，其深數百丈，由上下望，常年雲霧沉沉，不能見底，妖道埋伏邪法，祇在上面一帶，絕想不到人由下面通行，對崖共有兩個裂縫，入口甚仄，必須扁身而過，前段路甚難行，進去十餘丈，地勢較寬，由此曲折前行，盡頭處有一繩梯，攀援上去，約有二十餘丈，便見一洞，再由洞中，曲折繞行，越往前地勢越高，走上兩里多路，由一古樹窟中穿出，便達地面，祇要知道走法，一過對崖，洞徑便祇一條，不會走錯，不過洞中時有蛇蟒盤據，雖是冷天，也須小心，幸而我們採藥多年，能知蛇性，身旁又帶有專制毒蛇猛獸的雄精，領了同去，並不妨事，二人因覺此行危險，對方毫無法力，恐連武功，多是尋常，只爲父仇在念，不願置身事外，勸他不聽，後來成全，祇得告以賊巢中妖道，前日曾與對敵，邪法之外，更善飛劍，你們毫無法力，此去凶多吉少，並還使我們多上一層顧忌，一個照顧不到，或被賊黨看破，我們更要除他不了，你們蹤迹，由此洩漏，以後如何能夠安身，丁氏兄弟，同聲慨答，父仇不報，何以爲人，便爲此傾家也所甘願，執意不聽，後經再三勸解，才允留下一人，爲了弟兄二人，全都爭先，又起了爭執，最後才由成全作主，用抽籤方式說定，在丁家守到黃昏時分，吃飽上路，行時丁泰意頗不快，成全再三勸慰，力言明知不敵，冒此奇險，愚孝無謂，方始罷了。當不由丁福，取出兩塊雄精，交與二人，請其隨身佩帶，以防驟遇毒蛇猛獸之類，崔南州覺着憑自身的本領，便遇蛇獸，也不妨事，何況還有法寶隨身，本不想要，丁福力言當地奇冷，祇飛雲嶺，地勢較低，孤立僻地中心，四面高山環擁，下有火泉，森中更有兩處噴泉，氣候甚暖，毒蛇猛獸

之多，還在其次，最厲害是，內有各種毒虫蚊蠅，最小的比芝麻還細，飛撲如雨，奇毒異常，這兩塊雄精，均是祖傳寶物，無論毒虫蛇蟻，全都聞風遠避，不敢近前，帶在身旁，減少許多麻煩，還是帶上的好，崔成二人，才笑謝應了，隨由丁福引路，尋到那座山洞，走了進去，丁泰早已備下火把相待，四人一路，行至中途最險之處，二人再三攔勸，丁泰方別了回去，再往前走，途徑越發險峻，歧路甚多，仗着有人引路，又各有一身好武功，並不爲難，事前算好時刻，到達飛雲嶺下絕壑出口，天剛入夜不久，正是羣賊夜宴之際，爲了賊黨十分富足，兩處賊巢，出產又多，老賊龍天化父子，全都嗜酒如命，自製美酒、堆積如山，上行下效，相習成風，賊黨中酒量好的又多，雪山險峻，不怕驚動官軍，除却出山擄掠而外，常年無事，日以酒食荒淫爲樂，尤其是在夜間，這一頓酒飯，往往吃到半夜，上下多半如此，近日惟恐強敵上門，雖然下令嚴防，無如相習成風，不能驟改，又持邪法禁制，兩三天一過，均以爲飛雲嶺，地勢隱僻，敵人不是尋找不到，便是別有顧忌，不敢妄動，又聽老寨，也無什事，便鬆懈下來，所以此時偷渡，比起深夜還得穩妥，二人一聽賊黨，如此富足，平日儘可溫飽，所居雖不似鐵堡，那等好法，但也山清水秀，氣候溫和，分明又是一處世外桃源，偏不安分，仍要出山打搶；貪心不足，早晚惡貫滿盈，自取滅亡，因而想到自來帝王將相，英雄豪傑，當其奮起一時，威名震世之際，何嘗不躊躇滿志，快意當前，如能功成身退，固是千秋盛業，永保令名，卽或環境所迫，騎虎難下，或因軍國軍寄，付託無人，不得不勉爲其難，當時，如能居安思危，就眼前某業勵精圖治，不去好大喜功，粉飾太平，多所更張

，認爲自己成功，由於時無劉項，僥倖稱雄，偶然機遇，成此基業，自顧德能，其何以堪，一面時刻警惕，不作非份之求，一面泯除親私之念，處處虛心受教，誠厚待人，務使暗室無虧，無論用人行政，悉秉大公，上對國家，下對人民，均無愧怍，豈不身名俱泰，高而不危，何致上來好似一樹驟開的繁花，一經風雨，便自凋零，落個身敗名裂，徒供後人憑弔笑罵之資呢，因想貪之爲害，更覺塵世繁華，均是空虛，更堅了出世離塵之思，心中尋思，因已鄰近賊巢，絕壑上面又是禁網高張，邪法密佈，再聽丁氏弟兄說起，自從妖人設禁以來，還未往對崖去過，恐將賊黨驚動，自己無妨，丁氏弟兄，必要受害，越發小心謹慎，一言不發，靜悄悄的，由壑底越過，走往對崖夾縫口內，裏面光景，十分黑暗，雖然帶有千里火筒，因在先時，仰望上面，時有烟光明滅閃動，與那日鐵堡對敵所見，好些不同，料已請來能手，恐被賊黨發現火光，摸黑前進，仗着二人目光均好，又有丁福當先領導，所經雖有幾處奇險，俱都安然通過，行進二十餘丈，丁福回身悄悄說，此處崖縫甚仄，形勢彎斜，並非直裂到頂，決不致被賊黨發現，才將火筒取出，照路前進，又行半里，猛瞥見石壁石凹中，有兩點酒杯大小的藍光一閃，定睛一看，原來裏面，盤着一條粗如人腿的大蟒，見了人來，昂頭欲起，覺身已在蠕動，看去形態猛惡，十分可怖，南州居中，見地勢太窄，惟恐那蟒暴起傷人，心中一驚，立將古神戈取出，丁福在前，猛覺身後寶光奇亮，回顧大驚，忙道，崔兄快收法寶，此是鐵鈎岬那條雄蟒，不知怎的會來這裏蟠伏，此蟒形態雖惡，並不傷人，想是聞出雄精氣味，意欲避開，我們由左側貼崖繞過，先把雄精，藏向內衣裏面，免得驚動，彼此各

不相擾，要好得多，說罷，便朝那蟒喝道，老青，我們無心路過，決不傷你，各自安臥，你怕聞這雄黃氣味，由你身旁繞過便了，說時，那蟒本已全身舒動，往前面昂頭竄起了一兩丈，動作頗快，及見丁福搖手，攔阻南州前進，好似能解人意，回頭凝望，也不歸巢，彷彿進退兩難，驚疑之狀，聽完前言，把頭連點，身子略收，只未退回原處，三人隨由左壁繞過，那蟒果無異狀，成全笑問，聞說深山大澤，實生龍蛇，蟒身如此長大，莫非歲久通靈，竟通人言麼，丁福答道，蟒本雌雄一對，終年盤據鐵鈎岬內，每當中午，和月明之夜，必出亮甲，朝空呼吸噴氣，從先父幼年發現起，直到如今，休說傷人，連禽獸也未見他傷過一個，祇有一次，我被一種，形似蝦的毒虫圍攻，眼看危急，忽見那些天僅尺許，身具奇毒的惡虫，無故離地而起，凌空掙扎怒嘯，往右邊危崖上飛去，回頭一看，正是那條雌蟒，張開血盆大口，朝下呼吸，那些毒虫，全被毒氣裹住，到了口邊，也不吞吃，心方奇怪，猛又覺身子被纏甚緊，大驚回看，竟是那條雌蟒，前身盤在一株枯樹幹上，用長尾將我捲起，拖向一旁，離開當地，約有五六丈，向樹旁土崖之上，方始鬆開，舍弟遙望大驚，趕來拚命，舉刀要斫，幸我知道那蟒，素不傷生，彼此相熟，見慣不驚，又看出起勢雖猛，放時甚輕，惟恐傷人神氣，知非惡意，忙即喝止，同時，那蟒又將長尾舉起，向前亂舞，意似阻人前進，舍弟發現我未受傷，快即趕來相會，那蟒也將長尾收回，再往前一看，那數十百個毒虫，本被雌蟒吸到口邊，隨同吞吐，滿空亂滾，有的已然死去，等我二人，剛一立定，雌蟒突然張口一噴，一股尺許粗的紫烟，激如箭射，將那許多毒虫，和暴雨一般，打向壑底，這才看出那蟒

好心救人，並因所噴紫氣太多，特意把我捲向高處，以免誤傷，由此人蟒越發親近，平日相遇，純善已極，崔成二人，正聽得興頭上，突聽身後悉率之聲，回頭一看，正是那條雄蟒，由身後蜿蜒跟來，丁福也自發現，轉身笑問，老青，你不在鐵鈎岬，和你同伴一起，獨自藏向崖峽縫內，如今又來追我。莫非有甚事麼，那蟒眼含痛淚，緩緩前行，到了丁福身前，朝崔成二人，望了一望，似有乞憐求助之意，丁福人蟒相處，已有多年，深知蟒的習性，驚問道，看你神氣，莫非你那老伴，有甚災難不成，蟒頭連點，丁福忙告二人，此蟒年久通靈，怎會吃人的虧，許是妖道所害，他怕這雄精氣味，可全包好藏起，由他在前引路，多利害的毒虫，也不妨事，祇管隨他前行，今夜事情，必定艱難，還須時刻留意，方才那件法寶，光華太強，非到真遇敵時，不可取用，成全正想告知身有隱形之寶，蟒已往前走，三人隨在後面，見蟒不時昂首草樹之上，向側探視，並向身後三人回顧，行進遲緩，彷彿害怕神氣，成全看出有異，心雖一動，也未將法寶取出隱身依舊前行，這時已然通過峽谷，走向平地之上，前半草樹不多，山形險僻，蟒也不住東張西望，左旋右轉，並未按照二丁所行途向，成全方要開口，丁福低聲說道：這裏本雌賊巢甚遠，前月不知由何處，竄來好些尖嘴肥身的野獸，和一羣金絲猴，被賊黨發現，因這兩種野獸，皮毛溫軟，紛來獵取，爲了來往方便，在坡崖上，蓋了兩所望樓碉堡，意欲大舉搜殺，並防那夥野獸襲擊，我們蹤迹，易被發現，老青平日，行走如風，今夜走得這等遲緩，必有變故，最好說話聲音放低一些，成全天性滑稽，聽話時，早發現左側崖上森林中，有一絲燈光外映，樹蔭濃密，看不出裏面景象，隱聞

猜拳賭酒，叫罵之聲，料知所說啣堡，必在其內，同時，又發現前面草樹夾雜，暗影中有人影一閃，知道人蟒蹤迹，已被賊黨發現，如不將他引出殺死，不等到達，便受圍攻，自己無妨，丁福却是不了，有心開玩笑，故意哈哈笑道，你們怎如此胆小，莫非我們，同了這一條大毒蟒同行，還怕毛賊欺人不成，丁福先覺崔成二人，老練機警，不料當此危機四伏之際，會說出這樣話來，心中奇怪，方自驚急，那蟒好似有什警兆，也由前面掉頭，飛馳回來，丁福低喝二位留意，忽聽一聲斷喝，一道火光，先由林中向空射起，跟着蹤起三人，都是身材高大的壯漢，各持刀劍，飛馳而來，成全見丁福，先頗驚惶，忽然把腳一頓，拔下佩刀彈弓，便要迎上前去，成全已把隱形璧取出，搶向人蟒前面，低聲喝道，丁兄，老青，無須驚惶，請隨我來，說罷，先把身往側面深草中蹤去，丁福不知何意，還在張惶，成全已朝南州，打一手式將隱形璧遞過。

第十回

平地湧靈泉火霧千重獨飛健羽
蠻荒尋異寶關山萬里同探神峯

笑道，三哥請用此寶，將人蟒一齊隱去，我除此賊，以免後患，南州點頭應諾，剛告了福，說身形已隱，成全已朝三賊迎上前去，假作不期而遇，剛一對面，立即回奔，三賊見有生人，一面急追，一面口吹唿哨，大喝有賊，成全一言不發，回頭就跑，往草樹中鑽去，三賊見敵人怕他，越發胆壯，追得更急，不料追到深草裏面，敵人忽然失蹤，三賊中有一個，是妖道的徒弟，當夜本想擒兩隻小猴回去馴養，及發現三人一蟒走來，依了同來二賊，說此

鱗十分厲害，此時最好不去理他，等各人來了再說，妖怪自恃學會了一點邪法，昨日追鱗，又曾在場，不以爲然，便回追了下來，一見敵人失蹤，正待行使邪法，忽聽吧的一聲，先挨了一個大嘴巴，跟着，身上一緊，其痛澈骨，腰腿等處，似將斷裂，原來成全將賊黨，引人腹地以後，因憤妖徒狂妄，剛打了他一掌，那鱗昨日吃過妖道師徒的虧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立時舒展長身，將妖徒一齊裹住，張口一噴，三賊當時身死，連聲也未出，成全側耳一聽，崖上轟飲之聲忽止，料知賊黨，將要大舉來追。忙告了福說，賊人就來，我有法寶防身，決看不出，但是此地不能久停，這三具死尸，休被賊黨發現，還有此鱗，也要招呼一聲，令其隨在身旁，不可遠離五丈之外，丁福悄答，這個容易，隨朝那鱗把手一指，鱗使用後半身，捲起三具賊尸，隨同三人，由草叢中，繞往森林一帶走去，走出不遠，便見兩起賊黨，約有二十餘人，分頭趕來，因未發現先死三賊，在當地飛馳搜尋了一陣，見無異兆，火花祇起了一次，人又不見，以爲賊黨無心走火，或是故意開此玩笑，擾亂大家酒興，爲首兩賊，更吃得酒氣醺醺，同聲埋怨，說這裏素無自己人來，祇我們這兩起打獵的，因那猛獸厲害，夜間極少出堡，許是那位仁兄，見我們終日打獵，飲酒吃肉，昨天小山主，又發給我們幾個唱娃，以爲得了寵，心不忿氣，故意引誘我們，也未可知，你看這好月色，天又剛黑不久，就有敵人，也可不是這時候，還有我們碉堡望樓，形勢多好，爲防金絲猴惡鬧，來偷兵器，猛獸成羣來攻，照例有人分班眺望，此是要口，居高臨下，除却那片森林，無論人獸經過，全看得見，如有警，早已發現，如今連放信號的自己人，均未見到一個，可知他故意來此

，放完一把野火溜走，可惜晚了一步，祇顧搜敵，沒想到自己人作怪，否則，將他捉住，非罰他一頓好酒不可，另一老賊方說，當地夜間，蛇蟻毒虫甚多，野獸之類，成羣出遊，如無多人準備，誰敢前來，事情可疑，還是留心些好，羣賊酒興正濃，全都附和爲首兩賊，反把老賊嘲笑幾句，一同回轉，其實三人與蟻，因在賊黨左近，野草之內，聞言知道無事，等賊黨走遠，重又前行，約有半里多路，便入森林，南州笑問丁福，賊黨望樓，頗具形勝，你弟兄平日經過，豈不被他發現，丁福答說，本來平日不經此路，另有僻徑，賊黨建這望樓，也是最近的事，雖然熟于地理，又與賊黨相識，可以公然請求入山採藥，到底要差得多，說時那蟻忽然急走下去，轉眼穿入樹林深處，忽然掉頭回看，似因離開太遠，看不見三人，有些驚疑，略一停頓，重又往前馳去，南州笑說，那蟻不知何往，他如回來，便看不見我們了，丁福笑答，此蟻必是往棄賊尸，他頗有靈性，能鑑別人的氣味，少時自會尋來，那條雌蟻，照例和他形影不離，此時不見迎來，必有原因，還有林中新發現的尖嘴怪獸，和那金絲猴，聽說均甚厲害，尙未見過，故須留意，南州笑說，丁兄不必多慮，我二人帶有防身隱形之寶，到了危急之時，並能飛行逃走，最好祇顧自己，莫管我們，萬一被賊黨發現，裝在山下，被我二人擒住，強迫來此，因懼山賊，不敢引往大寨，知道林有毒蟻，意欲借蟻暗算等語，免得事若不成，徒自危及身家，于事無補，因我二人大敗被擒，可自另有解救，到時，祇管向賊賣好，不必在意，南州原防連累對方，先安個根，丁福先還不肯，後經南州，再三勸說，方始應了，當夜月明如晝，飛雲嶺雖是一座孤峯，峯頂形如三葉靈芝，合在一起，一高一

低，都是平野丘陵，高的一片，佈滿森林，相隔賊巢較遠，開頭一段，入林不深，空山無人，穿行明月松陰之間，月華如火，遍地流雲，空山無人，夜景幽絕，南州方自譔妙，忽聽咩的一聲怒吼，遠遠傳來，抬頭一看，前面已是森林深處，一眼望過去，黑沈沈的，暗影中矗立着一些樹幹，大都數抱以上，上面虬枝交錯，結爲樹幕，不見一絲天光，再聽獸吼之聲，甚是猛惡，從未聽過，料知前途是林中最險之地，笑問這個，可就是丁兄所說的怪獸麼，聽這吼聲，如此洪厲，獸身走必長大極了，丁福接口答道，此獸看去，比狼大不多少，初發現時，賊黨無心相遇，並還是幾個好手，竟被傷了好幾個。最厲害是，這東西皮肉堅韌，多快的刀，都不易斫進，那棗形怪頭，比鐵還堅，一張尖嘴，鐵鑿也似，不論多堅硬的東西，扎上就是一個大洞，當時透穿，跑起來，又是一窩蜂，稍爲激怒，羣起拚命，性更靈警，並會爬樹，遇見對頭，先是四下分散，再往當中合圍，另外分出幾個最凶的，縱向崖上，和樹枝中間埋伏，以斷仇敵歸路，直和行軍佈陣一樣，聽賊黨說，有一次爲了怪獸傷人，犯了衆怒，他那皮又極溫軟，做成衣服，尋常刀劍，決斫不透，小賊下令，打算全數殺死，由上而下，每人做上一身皮衣，這時，所有妖道，均在老寨，只有兩妖徒在此，自恃邪法，誇下海口，帶了兩名賊黨，前往搜殺，不料被獸羣圍住，雖被邪法殺死了幾個，怪獸也自逃散，其行如風，又是分逃，妖徒只朝一面窮追，做夢也沒想到，這東西復仇心甚，始而見機逃走，仇人一走，立時暗中起來，脚步極輕，等到妖徒警覺，已自無及，全被那鋼鉄一樣的尖嘴，透胸刺過，祇逃走了一名盜黨，小賊自是憤怒，命人往老寨，請來兩個妖道，滿山窮搜，前後

也打死了百十個，再搜便不再見，可是人一走單，不是慘死，便是失蹤，因那東西，並不吃葷，死人傷處，多是前後心一個大洞，極容易認，知是怪獸所爲，偏查不出他的巢穴所在，跟着，老寨不知有何事故，小賊得信趕去，才冷了下來，日前小賊，重又下令，非將這羣怪獸，一齊除去不可，聽說這幾日來，費了不少的力，共才擒到三隻大的，由此聲影全無，雖疑已被殺光，爲了以前，常受怪獸襲擊，傷人不少，一到夜間，便藏在堡樓之內，誰也不敢隨便走出，今日還聽賊黨說，這東西機警萬分，決未死光，偏生藏處甚秘，近日連吼聲都聽不到，想起傷人時的慘狀，還在胆寒，此時剛黑不久，忽聽吼聲，實是奇怪，小弟生長此山，不特林中野獸吼聲動作，全所深知，有的並還日久成了相識，又能聞風分辨出來是何野獸，這聲音從未聽過，必是此獸無疑，前日新來妖人鉄葫蘆，說此是滇緬深山之中，所產異獸，名爲火狃，他那獸皮，做成衣服，能禦水火，越是年老的，功效越大，有的頭腦中，並藏有寶珠，也有辟火靈效，可惜來得稍晚，獸頭已然棄去，死後再取，要差得多，最好能夠生擒到那大的，恩威並用，迫令獻出，方是上品，一面下令生擒，並還親自出馬，誰知一個也未擒到，連那許多丟掉的獸頭，也一個不會尋見，方才聞那風味，這類火狃，似還不在少數呢，說時，三人已然走入黑暗之中，成全因林中無人，惟恐那蟒尋來，看不見人，便將隱形壁收起，及至越走越深，忽又聞到火狃吼聲，相隔已近，藝高人胆大，忘了法寶已撤，祇顧前行，想照預計，由森林後面取路，作大半環形，暗入賊巢，相機發難，就使觀看林中奇景，丁福因感二蟒救命之恩，看出當夜雌蟒，必有事故，也就想就便查看一下，天色尙早，崔

成二人，也未理會，在暗林中，走了一陣，雖是煉就目力，也覺氣悶，正想那蟒，如何久不見來，忽見前面昏林中，現出大片銀光，定睛一看乃是一片方圓數畝的水塘，清波停勻，宛如明鏡，一輪明月，已近中天，暗影中看去，顯得月華分外皎潔，心中一喜，待要趕去，丁福迎着前面吹來的山風，略為聞嗅，勿然失驚道，前面不少從未聞到過的野獸氣味，定是怪獸火狃無疑，成全笑答無妨，丁福不知隱身法已撤，隨同前進，那池塘四外森林包圍，兩面小山危崖，一面大片平地，便是衆人來路，快要出林，忽聽怪啤兩聲，兩條黑影，突由左側高崖之上，縱入水內，激得水花四濺，池面上閃動起萬點銀光，定眼一看，原來方才縱落的，正是前說怪獸火狃，那東西生得通體烏光黑亮，大頭小嘴，身長約三四尺，四條短腿，看去堅強有力，下面並有利爪，隱隱外露，目如碧電，光射數尺，東西不大，看去神態果是獷惡，動作如飛，本在池中游泳翻騰，追逐爲戲，忽有什事故，不約而同，昂首向天，怒吼了一聲，同往原縱落的危崖之上竄去，那崖壁立池邊，高約數丈，毫無攀附着足之處，有的地方，並還往裏凹進，便是猿猴，也難援上，那四條火狃，竟和壁虎一般，遊行上去，還未到頂，又是兩條黑影，急射而下，直落水中，好似中途聞得同類警告，不及收勢，身已縱落，剛一落水，重又掉頭，一聲怒吼，往上縱去，三人正不知是何用意，成全好奇，覺那怪獸火狃的神態滑稽，周身緊皮，油光滑亮，十分美觀，意欲就便前往觀看，正待開口，忽聽丁福驚呼之聲，回頭一看，原來身後，突又掩來了數十隻火狃，數十隻獸目，明燈也似，注定三人，身往後縮，大有得而甘心之勢，成全見狀，猛想起隱形壁不會在手，來勢如此凶惡，

自己或者無妨，丁福如何能敵，忙喝三哥留意，正待拉了丁福，一同飛起，忽聽噓噓之聲，一條藍影，突中斜刺裏，長虹飛射，直竄過來，攔在三人面前，正是那條雄蟒，口裏噓噓亂叫，那些火狃，本來作勢欲撲，吃雄蟒一攔，一齊停住，不再前進，同時，岸上又起了兩聲獸吼，羣狃一齊應和，轟轟之聲，響震林野，雄蟒攔住火狃以後，便朝三人，把頭一點，取路往右邊崖上，繞行過去，成全見他，不時掉頭回看，身後火狃，正紛紛竄入池中，按着崖壁，爬行上去，丁福又在催走，笑道，丁兄無須着忙，等這羣火狃上，我們再上不遲，說時，那蟒已上頂崖，回顧三人未來，不住點頭急叫，成全笑呼三哥留意，我們飛上去罷，隨將丁福左膀挽住，施展仙法，飛身直上，到頂一看，乃是一片平地，當中盤着一條同樣大蟒，已然待奄奄斃，雄蟒已盤向那蟒身上，眼望三人，似有求助之意，蟒旁蹲踞着幾隻大的火狃，各把一雙怪眼，注視三人，丁福道：這是那條雌蟒，不知何故受傷，我囊中雖帶着各種傷藥，能否醫治，還不一定呢，雄蟒聞言，重又急叫起來，崔成二人，覺這類形態猶惡的毒蟒怪獸，竟會如此馴善，見了生人，毫無惡意，好生奇怪，雄蟒見雌蟒神態委頓，急得渾身抖顫，不住哀鳴求救，比起人世夫妻，還要顯得情真意摯，不禁大為感動，丁福已走向蟒的身前，從頭到尾，仔細查看，雄蟒立時避開，丁福方問傷處祇有尾部一片，餘者雖有皮鱗抓破之處，並不甚重，為何如此厲害，莫非還有別的傷處不成，雌蟒將頭抬了兩抬，似要掙扎起身，傷重無力，重又臥倒神氣，雄蟒忙趕上去，急叫了兩聲，頭朝雌蟒一躬，再張口咬住鱗身，輕輕一扳，雌蟒前半身，立時翻轉，丁福低頭一看，大聲道，雌蟒傷勢如此沉重，我

這傷藥，恐難治好呢，崔成二人見那雌蟒，自頭以下，皮鱗去了二尺來長一片，另有一處傷口，大祇蠶豆，直流紫血，腥臭異常，血外腫起一個大泡，裏面皮肉，似正潰爛下去，痛得那蟒，皮鱗亂顫，行動皆難，痛苦已極，看去十分可憐，雄蟒看出了福爲難，越發惶急，轉向崔成二人，不住點頭，意似求告，南州心軟，見此慘狀，想起前奉大方真人之命，往探冷魂谷，行時，每人賜了幾粒丹藥，原爲禦寒止飢避邪之用，因以前服過六神丸等禦寒靈藥，真人也說此是選備萬一之用，未說非服不可，後到魔宮，並未服用，留存至今，何不取出一丸，試看有無靈效，便和丁福說了，丁福答說，此蟒前胸，似被妖人飛劍掃中，將皮鱗刮去了一大片，硬傷雖重，因我世代打獵，採藥爲生，爲防蛇獸咬傷，配有不少傷藥，均具靈效，隨身佩帶而外，林中窩棚內，也存有不多，自信此傷，尙能醫治，祇這小傷口，不知妖人用何邪法，毒氣甚重，外面雖祇豆大小孔，內裏皮肉，已多潰爛，非致命所在，蛇蟒身長，與別的野獸不同，否則，早已毒氣攻心而死，此蟒神志，已然昏迷，去死不遠，憑我那幾樣專治傷毒的藥，決難醫治，既有仙賜靈丹，再好沒有，祇惜中毒已深，至少也須兩粒，先用一粒，塞入傷口，再用一粒，放入口內，或可免死，偏生此蟒，毒氣太重，他恐傷人，雖將毒氣閉住，此時已痛得失去知覺，牙關緊咬，如何能夠塞進口內，成全笑說無妨，我那隱形之寶，萬邪不侵，多重毒氣也不致於受傷，你且把他傷口，塞上一粒，看其有無靈效，再打主意，丁福謝諾接過，折了兩根細枝，夾着靈丹，輕輕放向雌蟒，傷口之內，在旁等候，一面取出身旁傷藥，打算死馬當着活馬用，雙管齊下，試上一試，待不一會，忽的蟒傷口內，有

紫烟冒起，那蟒本來昏昏欲死，忽然醒轉，好似痛苦難禁，口中急吼，騰擲欲起，勢甚猛惡，成全方喊了兄；此時蟒口張開，何不將那靈丹，丟向口內，丁福還未及答，雄蟒早飛竄過去，將雌蟒纏緊，連聲急叫，不令掙扎，同時，一條黑影，箭一般由斜刺裏一枝大樹上，飛射下來，還未到地，便大聲急呼，你們快些躲開，再遲就來不及了，聞聲入墮，緊跟着，又是一聲獸嘯，三人見來的是一身穿獸皮，看去不過十五六歲的小黑人，因聽來意不惡，尤其那些火坑，照例不容生人近前，黑人一到，不特沒有發威，反到搖頭擺尾，不住歡躍，似和來人，十分相熟情景，後聞獸嘯，紛紛閃避，空出大片地面，黑人見崔成二人，朝他注視，不會閃避，急道，那蟒傷處，奇毒無比，不多一會，傷泡必破，所噴毒水，沾着一點，當時潰爛，連骨頭一同化去，就有仙丹，也來不及，你們怎不聽好話，想作死麼，說罷揚手，一掌一個，朝二人推去，二人見了福正往一旁閃開，祇當雙方相識，南州未等手掌上身，已先閃避，成全見對方行動魯莽，通身漆黑，月光之下，現出滿口白牙，貌相神情，全都醜怪，心中好笑，想試對方力量如何，不會閃避，不料來人，竟是行家，上來祇用了兩成力，及見對方故作不知，當是有心掂他斤兩，不禁有氣，也不發話，就勢施展內家勁功，單臂用力，往前一按，成全方覺神力驚人，黑人見力已用盡，對方紋絲不動，賭氣把手一甩，冷笑道，既不怕死，便由你吧，說罷，捨下成全，便往蟒前趕去，先由身旁取出一個開口玉瓶，將蟒傷口罩住，回頭又作了一聲獸嘯，因對成全喝道，此蟒曾中妖人毒釘，傷處奇毒，再有三四個時辰，全身均化膿血，先是通身腫脹，等則全身爛完，傷口忽然迸裂，毒水四射，無論人

獸，沾着一點，當時和火燒一樣，一片紫烟，直爛到底，至多個把時辰，任多結實堅強體格，必死無救，此蟒想是年久通靈，又與別的生物不同，沾了身長便宜，居然由今日中午，挨到如今，此時理應身死，我爲救他，費了許多事，往返數百里，好容易求得靈藥，想將毒水收去，將其救醒，無奈此瓶太小，恐難把傷泡，全數罩住，萬一多一破口，被那毒水，猛射出來，休說是你，便是一塊山石，也被燒焦，如非事情奇怪，到了此時，傷泡還未脹破，就這幾句話的功夫，你也凶多吉少，就是想看，也應避開正面，何必非送死不可呢，成全見那黑人，生得短小精悍，雙瞳炯炯，目光如電，說話十分天真，含笑答道，老弟祇管下手，無須管我，黑人好似有氣，說一聲好，便將頭上所戴面具皮套拉下，雙手已戴上皮套，就勢將玉瓶，往下一按，傷口內立有紫烟，由瓶隙四周漏出，黑人笑道，這事奇怪，我知這類毒釘，奇毒無比，心想此蟒十有八九，凶多吉少，未必能夠趕上，以爲皮鱗堅厚，毒氣在裏潰爛，不知存有多少鱗水，誰知水並不多，如非事前，將蟒救出，這大一條毒鱗的膏血，被妖人得去，不知要害多少人呢，說時，那蟒吃黑人，用玉瓶一按傷口，好似痛極，口中急叫不已，雄鱗見妻子受苦，也自怒吼發威，剛掉頭作勢，待朝黑人竄去，旁立羣虺，忽然同聲怒吼，好似阻止那蟒，不令前進神氣，崔成丁三人，看出有異，連忙喝止，雄鱗也似明白過來，剛一收勢，黑人已將玉瓶拿起，看了看，先朝雄鱗喝道，如不是我，帶了這羣火虺，將你妻子，由妖人手裏救回，給他先服了一丸丹藥，保住性命，早已化成膿血而死，你這長虫，爲何不知好歹，朝我發威作難，那妖人專找這類奇毒無比的虫鱗，煉那毒釘，如被得去，不知

要害多少好人，如其不信，待我用這毒水一試，就知他的厲害了，說罷，將瓶往外略倒，毒水祇兩三滴落在地上，連草帶石土，當時便焦黑了一大片，成全看出黑人天真心熱，容他說完，笑問這樣蟒便醫好了麼，黑人答道，今日之事，好些出我意料，這玉瓶中藏有靈藥，專一吸收毒水，我也並非愛惜此蟒，祇爲毒氣太重，妖人有什天良，他將毒水收去煉那毒釘，這條死蟒，通身仍有奇毒，人不能近，必用妖法，棄置山野之中，任其腐爛，日子一久，濕氣薰蒸，結爲毒瘡，蔓延開去，必害無數生靈，有時遇見狂風，吹往山外，不論人獸，聞着那股氣味，當時倒斃，周身發黑而死，端的惡毒非常，本意如能救活，我有消毒之法，將那兩枚毒牙拔去，便可不致傷人，否則，用此玉瓶，將所有毒水收盡，再用瓶中靈藥，化去蟒身餘毒之後，看其是否有通人意，向他商量，把蟒口毒牙拔下，祇不傷人，便給他再服靈丹一粒，不消數日，便可復原，誰知毒氣並未十分蔓延，無須用那靈丹也可復原，豈非奇事，看你們神氣，似與二蟒相識，莫非是救他來的麼，三人因知黑人也是妖人之敵，便把來意，大略說了，黑人喜道，照此說來，我們是好朋友了，這裏妖人，共是師徒四個，我從萬里之外，跟蹤來此，因他邪法厲害，我又人單勢孤，祇憑這些火仇，和數十個金絲猴，對付賊黨，自然有餘，要敵妖人師徒，却非對手，到此月餘，費了不少心力，並未成功，雖也殺死了一個妖徒，十九個賊黨，火仇也被他們殺死不少，如非神僧指點，附近山中，住有一位異人，可以求助，事前又學會防身之法，連我也爲所殺，難得你三人到此，正好合力同心，一齊下手，成全見他說個不完，搖頭晃腦，神態可笑，笑道，我們自然和你同仇敵愾，但此二蟒

素不傷害生靈，無須拔他毒牙，再說他腹有內丹，拔也無用，這層暫且不提，你姓甚名誰，何故與妖人爲仇，又能馴養這許多猛獸，是何原故，我們囊中，帶有酒食，足夠一頓，趁着此時尚早，何不就這月亮底下，同飲兩杯，說上一回，你看可否。黑人笑道，你們帶有酒肉，那太好了，實不相瞞，爲報父母之仇，萬里遠來，只在山中，採掘些黃精山果之類充飢，久未吃過好東西，酒更不曾沾唇了，成全忙和南州，取上行囊中的酒肉，擇一高曠之地，四人同坐，細一盤問，才知黑人，名叫藍蛟，以前居家滇緬交界的，洛明爾峯附近，從小生具異稟，父母均是當地礦工，這年山中來了兩個妖道，強迫乃父，往礦中採取一種寶物，取得之後，不給工資，稍爲爭論，便遭慘殺，乃母殉夫自殺，死前遺命，令愛子長大，尋找妖道，代父報仇，藍蛟原曾見過妖道兩次，乃父死時，如若在家，必與妖道拚命，也難免死，乃母知他天性剛烈，再三叮囑，必尋到仙人拜師，學成法術，滿了年歲，方可前往，藍蛟見母服毒，哀之悲痛欲死，因已答應在先，只得遵照遺囑行事，葬殮之後，便往深山中，到處搜尋仙人蹤跡，始終未遇一個，後來實在無法，仗着天賦異稟，身輕力大，能通獸語，在雪山遇到一羣火狃，看出天生猛獸，忽發奇想，先將獸語，暗中學會，再借機會，用計收服，跟着又收了一羣金絲猴，也是靈警，猛惡之物，妄想借這兩種異獸之力，報仇洩恨，事有湊巧，不久遇見妖道在川藏交界與人鬥法，未用刀槍器械，便將敵人殺死許多，明知邪法厲害，因是尋訪多年，不曾見到，忽然相遇，一路尾隨下來，走不多遠，妖道忽然縱遁光飛走，因見仇人，揚手便是烈火狂風，飛刀飛箭，又能騰空飛行，自己只有一身蠻力，實何能與爲敵

，一憤情急之下，向天悲號痛哭，一會急暈過去，醒來發現，所收異獸，成羣趨來，身邊站着一個和尚，含笑說道，空自悲哭，有何用處，你那仇人，能在天空飛走，憑你此時，能奈他何，藍蛟知道火執金猴，猛惡非常，決不容人近身，那和尚站在羣獸包圍之中，如無其事，羣獸也不傷他，再想我的心事，和尚如何得知，必是神僧無疑，猛觸靈機，跪地求告，和尚道，報仇今非其時，你那仇人，四年之後，必往北天山，與一賊黨連合，可拿我柬帖，照我所說途向地址，尋一異人拜師，但必不收，却可學成幾件防身法寶，以待機緣，平日遇事，也可求助，他見此柬，多爲難也不袖手，說罷，忽然不見，忙向空拜謝，帶了這羣猛獸，穿行荒山之中，受盡辛苦艱危，繞行萬餘里，歷時年餘，才到北天山，照着和尚所說，尋到一異人，一看，乃是一個面容枯瘦的禿頂老人，獨個兒隱居在山陰危崖小洞之中，四外崇山峻嶺，冰雪萬丈，悲風慘慘，奇冷非常，休說不見人跡，連猿鳥也難飛渡，到時，老人正在坐關，藍蛟跪地苦求，老人先是瞑目若死，怎麼呼號哀求，也無回應，最後取出和尚柬帖，未及開口，老人忽然睜眼笑道，既是長指禪師命來，何不早說，此地宛如寒冰地獄，便你所帶野獸，也難停留，你可另覓向陽山洞居住，每月初七八兩日中午，天氣較暖，可來此一行，我稍爲傳你一點防身之法便了，藍蛟復仇心盛，執意不肯，說弟子爲報親仇，死都不怕，何況寒冷，老人見他意誠，令把獸羣遣往向陽地方等候，將其留住左近洞內，每隔數日，傳授一次，藍蛟也真堅忍，在當地受了兩年多的酷寒之苦，才學了些法術，因感師恩，又知老人早就走火坐僵，不能行動，日常隨侍，甚是殷勤，老人辟穀多年，新近上半身，才能活動

，能進飲食，藍蛟問出師父，喜吃瓜果，和松子黃精之類，除令金絲猴，到處尋覓外，有時竟不辭勞苦，往返千餘里，親往採掘，老人對他，也頗期愛，藍蛟自從學會防身法術，幾次哭求，往報父仇，老人均說時機未至，不令前往，這日，藍蛟偶往飛雲嶺，採掘黃精，發現後山有一大寨，中住多人，心想神僧曾說，仇人要來此山，心中一動，忙往窺探，仇人師徒，果在其內，立時歸告，老人仍是不許，後經再三苦求，隔有半月，才運玄機推算，對藍蛟說，報仇之事，時機還是未到，先去無妨，祇可暗中窺探，至少須在一月之後，方免凶險，藍蛟敬信老人，本來記在心裏，想忍耐月餘，再行下手，無奈復仇心切，第二日，正想去往寨中窺看，不料賊黨同一妖徒，發現所帶異獸，反先尋來，總算留了一點心，不曾親身先上，祇用獸語，令羣狃前撲，這類異獸，猛惡精靈，又最忠義，本來見不得生人，再奉主人之命，立時一湧齊上，賊黨雖被殺死兩人，羣狃和金絲猴，也被殺死了好幾個，藍蛟看出不妙，暗中冒險行法相助，妖徒驟不及防，雖被殺死，另兩妖徒，忽然趕來，如非藍蛟見機，仙法防身，并命羣狃四下逃散，當時便有滅亡之禍，本身也遭慘殺，心想妖徒，已如此厲害，妖師可知，忙又歸告老人，哭求相助，老人怒說，你不聽良言，平白死了許多火狃，再要不知進退，連你命也難保，說完又賜了一道防身飛遁靈符，以防萬一，藍蛟因老人不曾禁其前往，心終不死，仍往窺探，先想將火狃金絲猴撤退，無奈這兩種異獸，因同類慘死，全都復仇心盛，加以林中山狼野果甚多，又有極好青泉，均是狃猴所喜，不捨離去，祇得聽之，這日，發現雌蟒身中毒釘，被邪法擒去，因在森林日久，常見二蟒與羣狃，一起遊行，羣猴同

仇敵愾，堅欲往救，自己也想就便窺探，當時想好計策，因所帶金絲猴，力大身輕，並能御風飛行，靈巧非常，先命羣猴先往賊巢糧倉放火，自率羣猿，往救雌蟒，恰巧妖道剛走，祇妖徒奉命守候，想等雌蟒全身化成毒水，再用邪法收去，煉那毒釘，蟒身長大，毒氣又重，禁蟒之處在崖凹內，見有火警，妖徒便先趕去，僅有兩個相互看守的賊黨，正在升火，架起鐵鍋，準備收煉毒汁，不料羣猿湧來當時殺死，那蟒頗有靈性，受傷被擒，自知非敵，惟恐所煉內丹，被仇敵發現，始終不曾出口，一面忍受苦痛，準備妖道親來收毒時，猛噴丹毒，與之拚命，本在裝死，羣猿一到，將妖道木柵攻破，立時竄出，祇破柵時，因有邪法禁制，無力打開，後由羣猿，掘洞而入，無意之中，將柵內邪法破去，比較費了點事，因蟒被擒不久，傷毒雖重，尙未竄滿全身，尙能行動，又是情急逃命之際，容易易，便逃回了森林，藍蛟見蟒力已竭，傷毒全發，以前曾聽老人說過，妖道專收這類毒虫蛇蟒的汗水，煉那飛釘害人，當地既有兩條毒蟒，便須留意，如被妖道擒去，立即歸報，初意祇恐妖道收去毒汁，救蟒並不十分熱心，匆匆趕回求教，老人面前，已放着一個玉瓶，告以救蟒之事，已有同道說過，玉瓶便他所借，着速趕回，先將毒汁收去，那蟒如不害人，救醒之後，便可放走，此去越快越好，否則，救蟒不成，那麼長大的蟒尸，必留大害，毒水如收不完，也是未來隱患，藍蛟不知老人早算知一切經過，奉命立即趕來，不料蟒並未死，毒汁恰好裝滿一瓶，照着老人所傳，將瓶封閉，藏向懷中，再和三人一談，竟是同道，越發喜出望外，當時便要趕去，成全笑道，此時還早，照你所說，雌蟒失蹤，賊黨被殺，小賊和妖徒，決不干休，早應

尋來，我們來時，賊巢似頗安靜，望樓中的賊黨，也正轟飲，不是另有凶謀，便是想等明日，大舉搜山，或等妖師回來，用邪法毒手，一網打盡，妖道是你殺父之仇，此時前往，無異打草驚蛇，敗更無辜，何苦來呢，依我之見，大家先不要動，由我和崔三哥，前往探明虛實，再喚你們，妖道邪法，如真厲害，我弟兄自會知難而退，另打主意，否則，我飛回送信，你帶了獸羣同往夾攻，休說妖道，連賊黨也休想跑脫一個，我二人有法寶隱身，飛行甚快，事情不成，也連累不到你們，豈非進退皆宜麼，丁福首先贊好，藍蛟略一尋思，也未開口，祇用獸語，叫了兩聲，立有兩隻，似猴非猴的異獸，凌空飛墮，三人見那異獸，大小兩隻，大的一隻，比人還高，通身黃毛，油光滑亮，小的一隻，通體白毛如霜，突額高額，二目深陷，外有黑圈，約有龍眼大小，一雙火眼，閃閃生光，手脚瘦硬如鐵，身上均是極短的茸毛，行動之間，閃幻起千重波紋，油光水滑，映月生輝，好看已極，面毛却長得多，根根矗立，鋼針也似，一張闊口唇紅如血，張口便露出兩排釘形利齒，腦後各披着巴掌大一縷金髮，長約六七寸，由頭頂起，直達後股，作一長條，格外美觀，行動敏捷，剛勁多力，形態猶立，從所未見，丁福也說，世代打獵，甚麼樣的怪獸都見過，昔年也曾打到過幾隻金絲猴，沒有這大，形態也不一樣，看他腦後長髮，金線也似，難怪能飛，這東西休說常人，當其發威之時，便是虎豹之類猛獸，也禁不起他一爪，這等猛惡之物，初次見到，不必太多，此行如能得勝，就憑這兩隻金絲猴，和那許多火丸，賊黨休想逃脫一個，藍蛟已朝白猴，用獸語說了幾句，白猴長嘯一聲，立時騰空飛去，月光之下，彷彿一條銀魚，上附一溜金星，比鳥飛

還快，竟由森林上空飛去，幾個起落，便自無蹤，美觀已極，跟着，黃猴引吭一聲長嘯，隔不一時，便聽樹聲如潮，林中枝葉，悉率亂響，三人定睛一看，祇見大羣黃白影子，帶着呼呼狂風，由森林樹梢上，踏枝飛躍而來，其行如飛，居高臨下，看得畢真，認出全是前見金絲猴的同類，祇是大小不一，爲數約有八九十個之多，晃眼到達，飛上崖頂，藍蛟又用獸語，叫了幾聲，爲首大黃猴，便率羣猴退去，這時，崖上尚有百十隻火吼，盤據四外，有的蹲在樹上，因其目光特亮，望去宛如一二百盞明燈，環繞四外，頓成奇觀，雌猴連服靈藥，待了這些時，也自醒轉，雖未復原，已不似方才狼狽欲死之狀，雄猴好似喜極，盤繞在旁，並頭交頸，不時伸舌，舐那胸前傷處，看去恩愛非常，本全未走，羣猴一退，二鱗和羣吼，互朝藍蛟叫了幾聲，藍蛟含笑點頭，一聲歡嘯，當時起了騷動，祇聽樹枝亂響，砂石驚飛，連獸帶鱗，紛紛退去，晃眼之間，崖上祇剩四人，仰望天空，一色澄碧，大半輪明月，清輝皎潔，所有山石木林，都似舖上一層水銀，到處亮晶晶的，空中不見絲毫雲影，俯視賊巢那一面，正有一條白雲，長帶也似，橫亘林野之間，夜景越發空靈清麗，成全因見藍蛟，遣走羣獸，心疑報仇情急，命往賊巢進攻，正要詢問，藍蛟已先說道，這裏離賊巢甚遠，單這一片森林，就有數十里方圓，賊巢前面，也有森林擋住，多好目力也看不見，我知賊黨，近日越發驕狂，當此酒醉飯飽之餘，這時前往，再好沒有，成全被他一岔，忘了詢問，正和南州，商計起身，藍蛟笑說，我命金絲猴他們，埋伏賊巢附近，他們認得你們三人，祇要遇上一個，立可進攻，以免往返太遠，耽誤時間，賊巢前面，有一高峯，距此約有兩三里路，峯上

多是窟窿，容易藏身，難得今夜，明月如畫，你們祇一走動，我使看見，何況猴兒他們，耳目最靈，不用找他，他也自會找你，這樣省事得多，說罷，不俟答言，雙足一頓，便由崖頂，縱往森林樹梢之上，相隔十餘丈，人和箭一般，斜射過去，到了上面，踏枝穿行，宛如飛鳥，轉瞬便是老遠，崔成二人，明知藍蛟此行，難免冒失涉險，繼一想，此人在此已久，所說老人，必是一位有道之士，既在暗中相助，決無妨害，便由他去，也未追趕，祇令了福，先在林中窩棚等候，同往賊巢飛去，初意妖道，不知來未，現有隱形壁護身，近又學會飛行，必能進退裕如，沒料到自從日間，妖徒一死，毒蟒被人救走，小賊覺出事情太怪，如非有法力的勁敵，毒蟒已有邪法禁制，怎會被人救走，那蟒本中毒釘，萬無生理，據妖徒說，已然快死，這麼長大之物，只救火這一會功夫，沒了影子，心疑鐵堡仇敵，尋上門來，知道毒蟒可煉飛針，先用法術攝走，至多一兩日內，必要上門生事，越想越怕，小賊素來陰險深沉，大敵當前，聲色不動，一面暗下密令，命羣賊暗中留意，務持鎮靜，不是萬不得已，最好不要多事，靜等大援到來，再行抵敵，一面忙令妖徒，去往大寨，告急求救，這時，妖黨已全來到，內中頗有能手，由寨前起，直達後寨，共設下幾層邪法埋伏，崔成二人，自不知道，率性隱形入內，窺探好了虛實，再打主意也好，偏生貪功心切，到時，見賊巢燈光甚稀，到處靜悄悄的，好似酒醉飯飽，人已入睡，一時大意，心想擒賊擒王，最該死是那小賊龍飛，照此情形，分明沒有防備，莫如暗入後寨，先把小賊除去，再相機行事，這一心粗胆壯，把先前穩扎穩打的主義，忘了個乾淨，細查賊巢之中，有的地方，連燈光都沒有，全不像有

絲毫防備情景，崔南州首先提議分頭察探，成全因隱形壁，不能分用，還在勸阻，忽見兩賊，對坐月下，已然半醉，還在賭酒不休，掩將過去一聽，內一個道：「今天那火燒得奇怪，大鱗又無故失蹤，如今幾位小仙，全都走了，要來一個會法術的人，大家全都了賬，老寨諸位看人羅漢，偏都有事，要過五天才來，老山主白天命人傳令，令我們暫時同往老寨躲避，以免敵人厲害，顧不過來，小山主偏守定那婆娘，說什麼也不肯回去，反說監牢旁有一洞，必是那些怪獸，將鱗救走，如是鐵堡強敵，早已不了，既然過了這一天，不見人來，可知無事，我思天下事，小心總好，你看大敵當前，小山主祇顧快活，絲毫不打主義，這一頓酒，由午前吃起，直到此時，爛醉如泥，才抱了婆娘，倒頭就睡，幸而仇敵，不知我們，內中空虛，否則，隨便派兩個有法力的來，誰也休想活命，另一個道，你怎隨便亂說，小山主性情甚暴，如被聽去，誰當得了，鐵堡強敵，決不知道這裏，否則，那有如此安靜，我看仇敵不會尋來，倒是森林中兩種怪獸，實在凶猛，最合羣，此時全寨上下七八百人，到是一大半睡熟，下餘也都吃醉，有的已經倒臥在地上，那金絲猴，何等凶猛靈巧，前後爪如鋼鈎一般，抓上一下，當時腹破腸流，火仇更是奇怪，遇見人就拚命，前仆後繼，全不怕死，那日用火圍攻，竟被突圍逃走，一個也未受傷，雖被小仙長，殺死了兩隻，還被他傷了一個弟兄，算是抵過，若被暗中掩來，寨中一個會法力的人都沒有，全軍覆沒，實在意中，真比鐵堡強敵，還可慮呢，二人一聽，心胆更壯，因聽了福說過，寨中賊人，全都極惡窮凶，無一善良，上去一劍一個，全數殺死，其實二人，原是奉命誘敵，這一套話，早就想好，裝着酒醉，坐在

寨前，周而復始，說個不休，所說也是大同小異，二人祇要再等一會，便可聽出破綻，殺人之後，如將賊尸移向遠處，也較好些，因為賊巢燈火稀疏，靜沈沈的，再聽這等說法，連成全那麼謹慎的人，也被瞞過，輕敵之念一起，於是步步皆錯，也不再攔阻南州，略為商談，便自分頭下手，準備尋到後寨，先殺龍飛，然後由內而外，殺將出來，一面放火為號，引那獸羣來攻，先把飛雲嶺賊巢掃平，再回鐵堡，多約幾人，率性一氣趕往老巢，把這肘腋之患除去，以免往洛明爾峯火窟取寶時，再有後顧之憂，二人原由正門入內，一東一西，一面窺探黨賊虛實，和死賊所說真假，到了後寨會合之後，再從小賊龍飛起，由外而內，殺將出來，主意打定，進門便即分手，事有湊巧，妖道頭層寨門，便沒有禁制，方才恰有數賊外出，妖道見天尙早，又知羣賊，均是龍飛親信，少時必回，埋伏沒有復原，以致二人深入重地，彼此都不知道，否則，必有觸動禁制，二人一見邪法厲害，必在隱形壁護身之下，同時遁走，何致出事，也是南州該有這場虛驚，成全先是輕敵，任其分開，及至進了頭層寨門，因見寨中房舍衆多，燈光點點，燦若繁星，與方才外面所見不同，心中生疑，正想追上南州，仍合一路，以免有失，忽聽鑼聲大震，回顧身後，寨門已隱，原來二人入門不久，正遇先出數賊，由外回來，發現兩具賊尸，立照妖道所說，發動警號，一面鳴鑼報警，妖道師徒，同了幾個妖黨，正和龍飛在第五層山堂之上，對弈飲酒，連接警報，首將埋伏發動，再用邪法查看，南州立被發現，龍飛由妖光中，照見來人，果是鐵堡仇敵，又驚又怒，忙告妖道，仇敵決不止一人到此，料是分路入寨，一面留神查看，一面倒轉陣法，南州立被妖道隔開誘入重

地圍住，幾乎送命，暫且不提，成全仗有隱形護身，雖然未被發現，但也陷入妖陣之中，不能脫出，後來苦覓南州不見，到處暗暗沉沉，方向全迷，走頭無路，心念南州安危，不禁性起，暗忖方才不該放三哥一人獨行，自己枉負智囊，倘有不測，何顏再見諸兄姊妹，好在這面隱形壁，兼有防身禦敵妙用，多厲害的邪法，也攔不住，莫如給他亂衝一氣，祇要尋見三哥與之會合，便可無事，主意打定，先是朝前猛衝，後見邪法厲害，所到之處，不是烈焰如潮，四面湧來，便是火箭毒釘，暴雨一般，當頭散下，四面夾攻，更有妖烟邪霧，夾着各色妖光，狂湧上來，無論衝向何方，都是如此邪法，越來越厲害，末了幾次，妖道似因陣中烟光，不住被人衝動，始終不見人影，不禁激怒，現身入陣，手持一面妖旛，一枝上發鬼火的妖劍，飛入陣內，隨着敵人所衝之處，將旛連晃，舉劍一指，劍尖上便有酒杯大小，一團團的碧光飛起，朝前激射，紛紛爆炸，宛如霹靂連珠，聲勢越發驚人，成全雖仗法寶防身隱形，看去也頗驚心眩目，尤其妖旛厲害，祇一展動，便覺頭昏目眩，心神欲飛，差一點沒有倒地，總算成全機智靈警，九宮奇珍，非比尋常，開頭雖然幾遭暗算，幾次晃過，生了戒心，一面左閃右避，不與邪旛對面，果然好些，後又試出，照着大方真人所傳，靜攝心神之法，加意運用，也可無事，祇找不出門戶方向，妖道用盡方法，不見敵人蹤影，暴怒如雷，更以全力施為，另外幾個同黨，一見持久無功，紛紛入陣相助，成全見邪法雖不能侵害自己，但是身陷陣中，無法脫身，最難是南州不知吉凶下落，幾次打算，由上飛走，也和四面一樣，烟光迷漫，火雨星飛，休想衝逃得出，又隔了些時，忽然急中生智，暗忖這樣衝逃，決難

脫身，何不以進爲退，試上一試，想到這裏，冷不防運用全力，猛朝前面妖人身前衝去，口中大喝，我乃長白三老，劉真人門下弟子，今日奉命誅殺爾等妖邪，故意在此誘敵，你們上當，還不自知，你枉用邪法，可曾見到我的影子麼，隨說揚手便是一串連珠暗器，打將出去，衆妖人久聞長白三老威名，聞言大驚，以爲敵人；不知如何厲害，忙以全力抵禦，成全原是虛聲恫嚇，暗器一出手，乘着妖人，心慌情虛，祇顧注意身前，微一疎忽之際，倏地轉身，猛以全力，朝相反方向，倒退回飛，本意乘着妖人不見自己，冷不妨退向一旁，靜以觀變，不去激動埋伏，萬一妖人誤認逃走，立可脫險，誰知無意之中，居然得了便宜，衆妖人本就覺着敵人隱形神妙，不可捉摸，連用邪法猛攻，均無用處，心中驚疑，又聽對方，果是前輩仙人門下，越發心慌，就這彼此相顧，微一疎神之故，成全已朝後猛力一衝，倒退出去，初意是想敵人，追迫太緊，不問逃向何方，均不免於煩擾，打算冷不妨，避開常地，擇一較遠之處，避開些時，略爲緩氣，再作計較，祇能仗着法寶隱形，靜靜藏在一旁，等敵人以爲人已脫險，轉動陣法，再行逃出，往尋南州下落，不料逃的一面，正是大寨山堂，妖人先前頻將陣法倒轉，以爲敵人，必往外逃，無意之中，生出成見，這時又祇防到敵人以全力來拚，不曾留意，成全身形又隱，一不留神，竟被滑脫，等到發現不會來拚，忙將陣法倒轉，人已不知去向，事情再巧沒有，衆妖人竟始終沒有看出敵人怎麼走的，後見陣中，沒有反應，敵人已逃，忙卽分頭搜索，那裏還能找得絲毫影迹，成全由妖陣倒退時，原不知身後何地，猛覺眼前一花，暗影中似有一座大門，被自己衝入，忙往旁一閃，目光到處，燈光明亮，已

落在三堂之內，身旁正有一人，由橫裏走過，差一點，沒有撞上，那人也是一個賊黨，原是由東而西，欲往窗前觀戰，猛覺一股疾風，迎面掃過，四顧無人，以爲事出偶然，也未在意，成全見狀，知已脫困，料定妖人發現人已逃走，定必分人往追，或是回轉，欲等賊黨回來，略探虛實再走，待不一會，龍飛果率羣賊，陪一紅臉妖道同回，成全暗付，此時殺賊，易如反掌，無如南州吉凶莫測，投鼠忌器，且聽他說些什麼，再作計較，便坐一旁靜聽，小賊首說，真人你看，敵人逃時，好些可疑，我法力淺薄，難於觀查，如被衝將進來，隱在一旁，却討厭呢，妖道笑說，我想這廝，祇擅隱身之法，未見用甚法寶飛劍，十九知難而退，你看方才門外兩人，被殺情形，分明打着見人就殺主意，山堂上還有幾個弟兄在坐，如被衝入，豈能如此安靜，爲防萬一對頭行刺，已爲你行法護身，敵人只一動手，立時被擒，我想這個不會，倒是他那同黨，被朱道友困入埋伏之內，但有神光護體，所用金戈，更似穿雲頂藏珍之一，威力更大，朱道友門人，和今日約來之同伴，倒被傷了兩個，如非敵人不知禁法妙用，早被逃出陣去，我吃上兩杯，再往相助如何，成全一聽，南州雖然被困，人尚無恙，便放了心，決計查探明了虛實，再尋南州，相機行事，誰知妖道竟不起身，龍飛似因今日來敵，一個不曾擒到，心中煩急，幾次想催妖道起身，往助另一妖黨，擒捉南州，妖道老是推託，不肯起身，成全先覺奇怪，後聽口風，彷彿妖道，和那姓朱同黨，貌合心違，知道來人，不易打發，更恐吃虧丟臉，以此臉上含有一種怯敵之意，成全心想，時已不早，似此相持，何時算完，又聽小賊龍飛，信口咒罵，神情可惡，不禁怒從心起，意欲試上一下，能將小賊

就便除去，更好，否則，往援南州，也還不遲，誰知剛走離小賊身前七八尺，手中寶劍，已然舉起，待要刺去，似有一種力量擋住，先是劍尖微微一震，小賊身後，立現出五條惡鬼影子，張牙舞爪，似要迎面撲來，才知妖道，前言不虛，忙即縱退，忽聽妖道，一聲斷喝，在這裏了，揚手便是大蓬碧陰陰的鬼火飛釘，直朝方才立處打到，成全看出邪法厲害，仗着機警胆大，形勢早已看到，一見不妙，本應往山堂後逃出，却不直走，先向外逃，快到門口，條地轉身，閃向一個賊頭身後，妖道誤認敵人，必往外逃，以爲門外，早有佈置，也未追趕，拔下身後妖幡，往外一揮，外面埋伏，立即發動，成全早已掉頭向內，隱在那賊頭身後，一步一趨，等其轉身，立時避開妖道，由後門趕出，往偏院馳去，還未到達，便見隔院廣場之上，大片濃霧，現出一幢神光，和一道戈形金光，往來飛舞，忽想自己，祇仗隱形壁防身，忘了使用大方真人所賜竹葉靈符，沒想到威力如此神妙，看南州此時神情，決可無害，意欲暫緩下去，先往賊巢糧倉放火，調虎離山，使其心情惑亂，再援南州出險，以免二人同時被困，剛轉身要走，忽聽東北方鳴鑼之聲，隨聽人聲吶喊，遠近相應，升高一望，東北方火光大作，正是賊巢存糧之所，初以爲事出偶然，想起來時，丁福曾說，賊巢建立不久，本山所開田畝，又未成熟，新近小賊，想背老賊，擴充實力，到處招納亡命，江湖綠林，聞風依附，入夥者日衆，嶺上雖有極好地利，無如林木太多，須費不少人力，才能大量開闢，這般盜賊，享慣現成，那有如此閑心，小賊又祇好大喜功，並無深謀遠慮，見老寨地土肥美，存糧又豐，取用方便，也就不甚在意，管糧的人，知道龍飛性情不好，明知非計，不敢與抗，

也不敢告知老賊，小賊私心太重，妄想離開老賊，獨樹一幟，假說近來強敵，虎視眈眈，多此一個分寨，要好得多，糧食也應兩處存放才妥，老賊信以爲真，竟將存糧要去多半，向新來賊黨誇耀，說飛雲嶺新寨，人多糧足，牛馬成羣，實則均是老寨搬來，寨前寨後，設下四座糧倉，并有十多處牛棚豬圈馬廐，此時東北方，已然火起，何不乘機再往餘下三面，亂放野火，燒他一個痛快，主意打定，還未起身，眼看羣賊，紛紛往東北方趕去，西南方忽又火光大作，烈焰上升，羣賊又鳴鑼往救，還未趕到，眼看四面火起，祇聽人聲鼎沸，烈焰如潮，吶喊之聲，震撼天地，寨中羣賊，紛出救火，亂成一片，隨見四妖徒，往當地趕來，投入下面霧陣之中，忽聽空中喝道，朱道友，怎這半天，未將敵人擒住，如今四面火起，糧倉盡燃，山風又大，被困這廝，關係重要，千萬不可放其逃走，你如制他不住，我來接替，你幫助他們救火去如何，隨聽下面有人笑答，吳道友，這廝雖是凡人，不知從何處弄來一道太清靈符，一柄古神戈，雖被困住，尙未成擒，但我尙不致於被對頭，從容逃走，到是本寨四面森林，山風又大，如若引發野火，祇恐難救，我自問法力淺薄，顧全不到，還是道友偏勞，我與敵人相持，你自救火去罷，姓吳的妖道冷笑了兩聲，也未回答，便自飛走，成全暗付，妖道邪法如高，這類人爲的火，至多惑亂人心，一施邪法，便能熄滅，聽那口吻，似非容易，是何原故，南州本就難於脫身，如今敵人又添了幾個幫手，豈不更難應付，這火放得雖好，陣中妖道，並未引開，豈非徒勞，正想下去一試，忽聽姓朱的妖道喝道，姓崔的，這裏原是火山，又有幾處油井，四面森林，一有野火，將那油井引發，地震立起，多高法力，也難

熄滅，何苦玉石俱焚，白送性命，聽我良言相勸，祇將古神戈，與我留下，便可脫身，你意如何，話未說完，猛聽獸吼之聲，雜以厲嘯，剛聽出是前見異獸，和藍蛟吼嘯之聲，西南邊火場中，忽縱起好幾隻金絲猴，又見好些火狃，衝烟冒火而出，金絲猴一出現便騰空飛起，踏着樹枝，飛躍跳擲，接連幾個起落，便自失蹤，那羣火狃，本由火叢衝出，走不多遠，內有兩個大的，忽又回身，往烈火中竄去，不多一會，一頭火狃，駝着一人，由火中飛馳出來，正是藍蛟，手中還挽着一個人頭，在獸背之上，往旁還有幾條大火狃，兩邊護衛，一同向前突馳，不時昂頭，口噴黑氣，後面的火狃，也紛紛追出，看去竟無一個受傷的，下餘三面，也有這類異獸出現，有時遇見妖徒羣賊，喊殺阻路，還未上前，倏地黃影連閃，猴狃同時由身後，猛襲過來，有的更由樹杪高崖之上，流星下射，突然飛墮，朝爲首妖徒撲去，一下便把頭頸扼住，當時抓死，向旁一甩，再往賊黨撲去，這類猛獸，也不知那裏來的，藏處極巧，突然出現，妖徒空有邪法，竟無所施，略一掙扎，便自畢命，微聞慘號之聲，隱隱傳來，妖徒爲數不多，每羣賊黨，祇一二人，在內，妖徒一死，羣賊如何是這類猛獸之敵，晃眼之間，死亡殆盡，內有兩個見機先逃的，逃出不遠，吃金絲猴飛身追上，當時抓死，藍蛟已騎火狃，穿林而馳，轉瞬失蹤，下餘獸羣，均由四外火場出現，齊朝東南上方搶去，疾行如飛，始而遇見賊黨，還是見人就殺，落後獸羣，剛一發威怒吼，前左右三面立即回身夾攻，到了後來，賊黨祇是回頭驚竄，使不再追，那火也越燒越猛，偶一回顧，不禁大驚，原來妖道之言已驗，除東南方，上風以外，下餘三面的森林野草，全被點燃，天已變成紅色，時見

羣賊狂喊奔逃，四下逃竄，無奈上風一面，這類猛惡無比的異獸，到處都是，近前必死，誰也不敢過去，下餘三面，大半成了火海，內有數十賊黨，好容易逃離火場，已快出險，走向西南一面，看神氣似想避開當地，越崖而過，不料跑着跑着，忽然一個旋風，將那點燃的斷樹殘枝，一齊捲起，滿空飛舞，帶着大片濃烟，由羣賊頭上越過，火山也似，往下飛墮，前面野麻草樹，立被引燃，於是前後皆火，羣賊齊聲悲號，驚呼逃竄，跑不幾步，身後火烟，已潮湧而來，當時便被捲去，成了焦炭，想起賊黨空巢救火，祇姓朱的妖道，尙與三哥相持，賊巢相隔火場，最遠不過數十百步，如能脫身，還可飛走，如被困入火中，凶多吉少，前見妖道，邪法似非尋常，爲何不見施爲，今聽妖道又在恫嚇南州，令其獻出神戈，免被火焚，南州也正厲聲大喝，還未聽清，目光到處，瞥見東北方火場上空，停着一片烏雲，約有畝許大小，下面冒起一股粗約尺許的烟柱，烏雲正壓其上，離地不過十來丈，好似相持不下，忽然轟的一聲，烏雲爆散，化爲殘雲斷絮，紛紛消滅，煙柱立時冲霄而起，隨聽地底，殷殷雷鳴，雜以轟轟發發之聲，彷彿全山都在震撼神氣，心方驚疑，又聽下面妖道大聲急呼，後山火井已被點燃，地底成了洪爐，轉眼地震就要發作，你們快些逃走，這廝不聽良言，我等待他震死之後，再取他的法寶，也是一樣，隨見衆妖徒，紛紛由下面逃出，成全開言，又驚又怒，更不尋思，大喝三哥何在，待我殺這妖道，話剛說完，忽聽下面妖道慘號之聲，成全情急救人，也在隱形壁護身之下，衝入陣內，剛一到地，覺着天氣奇冷，下時情急，爲防邪法厲害，曾將大方真人所賜靈符，取在手上，以防萬一，剛一招展，寒氣立止，目光到處，

瞥見前面，滿地銀花飛舞中，妖道已橫尸地上，上空邪烟，立被衝開一個大洞，崔南州在一片神光，護身之下，剛將古神戈收回，待要離地飛起，心中一喜，忙即趕過，二人剛一會合，地底雷鳴水沸之聲，已和百子連珠炮一般，一路響將過來，地皮也在隱隱震撼，仰望上空，已被黑烟火雲佈滿，喊聲不好，匆匆不暇多言，忙同飛起，剛一離地，便是大片濃烟，隨着狂風捲到，二人衝烟冒火，朝上急飛，剛一飛出火燄層上，遙望後山那面，黑烟中已冒起一根火柱，轟轟發發之聲，震耳欲聾，地底已在波動，森林那面，地勢較高，相隔較遠，雖未波及，鳥巢附近，三面皆是烈火包圍，所有林木雜草，全被點燃，尤其東北方，石油爆炸之區，已成了一片火海，此與尋常野火不同，祇見烈焰熊熊，上冲霄漢，火頭高如山岳，似狂濤一般湧到，晃眼之間，遍地通紅，天空雲層，早被衝破一個大洞，當頂成了一片暗赤色，運聲大震，有的大片崩塌，陷一大洞，有的不是黑水高湧，便是冒起大股黑色濃烟，其臭無比，沾着一點火星，當時便燃，成一火柱，衝天直上，再不便是一聲大震，地面當時震裂，現出一條條，又大又長的深溝，眼看許多山石林木，雪崩也似，陸沉下去，賊寨山堂，好幾百間房舍，十九震塌，相繼火起，隨着地面波動，宛如江湖行舟，遇見驚濤駭浪，起伏震撼，於風火烈烟之中，略一轉顧，又崩塌了一大片，或被火潮捲去，聲勢越發驚人，滿山頭上，已無賊黨影迹，方覺火勢猛烈，真個奇觀，隱聞羣獸吼嘯之聲，猛想起藍蛟和那許多異獸，尚在森林之內，來路絕壑，已因地震，崩裂了一大片，地道想也崩塌，迷路已斷，就能免

於地震波及，那火遲早也必蔓延過去，森林再一着火，無論人獸，誰也休想逃命，成全正打算飛往森林，先將丁藍二人救走，南州忽道，我爲妖道所困，雖仗神符護身，不曾受害，脫身却是艱難！後聽妖道師徒對語，得知東北方有一石油洞，已被點燃，這座飛雲嶺，不久便要發生地震，全部陸沉，沸石溶沙，發生燒山浩劫，爲想奪我這柄古神戈，一面遣走妖徒，一面向我恫嚇，我先不理，後見地皮不住搖晃，妖道神情慌張，似想將我困在陣中燒死，自行逃走，事已危急，忽想起冷魂谷，魔宮時所得地寒針，多厲害的火勢，均能消滅，本意取出，防備萬一，不料妖道貪心不死，倒轉陣法，口發狂言，迫我降伏，一時氣他不過，將針朝他打去，出手祇是亮晶晶一根銀針，化萬點銀花爆炸，妖道剛一伏誅，你便飛來，話未說完，成全偶朝身後一看，賊巢已全部火起，祇南州方才被困之處，凝結着一團冷霧，濃厚異常，不特風吹不散，並環途漸往四周蔓延開去，所過之處，那火挨着便即熄滅，忽然心動，嚐村洛明爾峯火穴之火，聽說比常火威力，要大十倍，地寒針尙且能破，何況這類野火，心念才動，風頭忽轉，正往森林左角掠過，轉眼燒燃了一大片，不禁大驚，無暇多談，同往森林飛去，遙聞羣獸吼嘯之聲，隱隱傳來，知道這類通靈異獸，多有感覺，必是知道大禍將臨，情急悲號，那兩人也不知逃往何方，這一大片森林，如何能夠找到，丁藍二人，孝友義氣，如若葬身火穴，焉有天理，心方代他愁慮，快要到達，忽聽地底，洪洪亂響，一直朝前前去，緊跟着，山搖地撼，一聲大震，地底立時震陷了一個方圓百餘畝的大洞，一蓬黑烟，挾着大股山石草木，突然高湧數十百丈，二人遁光，竟被震盪出去好幾十丈，同時，黑烟中的

烈焰，好似數萬條火蛇，一齊朝上亂竄，火光亂射，左近森林，立被點燃，再看東北方，那根撐天火柱，竟降低了十之七八，退向絕壑之下，那寬約十餘丈的溝壑，因離火穴最近，大半崩塌，成了一條火衝，兩岸崖石，全被燒成流質，瀑布也似，順崖而下，知道火穴全燃，地底已成了一座極大洪爐，內中山石，全被燒溶，新震裂的火穴較大，有了出口，可以宣洩，故此原來火穴火勢降低，經此一來，地震雖較先前緩和，不致蔓延太廣，已燃火勢，必更猛烈，全山非成焦炭，化爲劫灰不可，南州爲人，最是熱心義勇，心想巨災已成，雖是亂山之中，除賊黨外，祇有兩個好人，到底也有無數生物，別的不說，單那許多異獸，和這大片森林，就此葬送，也太可惜，一時情急，也沒和成全商討，竟將地寒針，朝火穴中打去，爲防火力太大，連發三針，成全先前雖見那團冷霧，因南州初用此針，又未看出他的妙用，及見南州飛針出手，才一近火，立發爲億萬銀花，當空爆炸，朝那火穴之中，壓將下去，剛看出銀花震散以後，化爲一片寒雲冷霧，大幕也似，凡是有火之處，全被罩住，因雪中火勢奇猛，雖覺小小一根銀針，具有如此威力，匆忙中還看不出火力大減，等到二三兩針，相繼打下，見那冷霧，越來越濃，凡是有火之處，宛如磁石引針，暗中吸引狂潮一般急湧過去，不過兩三句話的功夫，森林左角，本已焚燒了二百畝方圓一大片，吃那冷雲，電馳過去，往下一壓，當時消滅，那根冲天火柱，已被那灰白的冷霧，由上而下，一口鐘般，緊緊罩住，內中火光黑影，不住閃動，似在逐漸減少，自己凌空下視，又在旁邊，相隔何止百丈，先前忘用靈符神光護身，竟自冷得難受，才知魔宮異寶，妙用無邊，忙把南州喚住，不令再發，四

望來路野火，仍和火海一般，心想地面太廣，這地寒針，雖然還有好些，須備異日火窟取寶之用，其勢不能再多消耗，忽聽地底水響，宛如潮湧，再一細看，那比火柱還要高大的冷雲寒霧，忽往火穴之中壓下，那根火柱，似已熄滅，不見絲毫光影，心正奇怪，那灰白色的冷霧，降離地面二三十丈，似將火穴填滿，更不再往下壓，忽又展佈開來，朝那有火之處湧去，開頭甚慢，鄰近火場，突似觸電一樣，急湧過去，多厲害的火勢，撲着便自熄滅，心想地寒針發生妙用，這滿山烈火，必為冷霧所滅，此時正好往尋丁藍二人，剛飛離火場不遠，忽聽轟的一聲，跟着畢栗嘩喇，連聲亂響，以為又有變故，定睛回望，原來火場那一帶，地層深處，滿是天然石油，着火以後，內裏全燃，地層不是燒溶，便是爆炸，再吃地寒針冷霧一逼，火勢立滅，當時，塌了好幾片，有的清泉滾滾，現出兩片大湖蕩，內有幾處，激射起一根根的水柱，沖霄直上，又激又猛，嘩嘩之聲，響震山野，就這前後不到半盞茶時，火勢已全熄滅，水旁都有一團團的冷霧，自行移動，似要由分而合，朝東北角那團大的湧去，細一查看，水柱並不是水，竟是石油，想不到一場野火，生出這等富源，天色早已大明，本來滿山劫灰，遍地焦痕，自從那幾處大湖蕩一出現，有的被新湧起的清泉衝走，有的塌入地底，除水面上，略有一些斷木殘枝，隨同激流，翻滾急旋，逐漸下沉而外，祇靠近火場邊上，略有一些燒焦的樹木，與遠近湖光一映，越顯得水碧山清，景物奇秀，油柱共是四根，偏在後山絕壑，景物荒寒之區，這類石油，前在鐵堡，曾見人民用過，乃北天山天然富源，點燈當火之外，還可就地掘穴，引那油氣，通行各處，以為民用，凡是這類產油之區，多半寸草不

生的沙漠童山，當地偏有這好風景水源，天氣又極溫和，祇將盜黨掃平，立可召集人民，來此開闢，豈不又多一處世外桃源，心方一喜，忽想起昨夜，那些盜黨，不知何往，就說葬身火穴之內，也應發現尸骨，何況內中還有幾個妖人，小賊龍飛，又擅飛行，決不致於被火燒死，莫如尋到了藍二人，略說幾句，急速回山，乘此時機，掃平老寨，否則，賊黨是內定必攪土重來，又留後患，心念才動，忽聽空中呼呼風聲，由東南方天空中，遠遠飛來一片黑雲，初見時，似祇數尺方圓，一片黑雲，晃眼加大，電馳飛來，中射兩點金紅光華，還未到邊，便聽天風海濤之聲，甚是洪烈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雪衣老人弟子鍾靈騎了烏鵬，電馳飛至，崔成二人，本在為難，一見鍾靈，騎鵬飛降，心中一喜，忙即趕上前去，跟着一陣狂風過處，眼前一暗，鍾靈已落向地上，烏鵬兩翼風力，煽得左鄰近林木蕭蕭，聲如潮湧，起伏不停，端的猛惡已極，三人見面，鍾靈笑道，恭喜二位，無意中建此大功德，並為鐵堡開一富源，真乃可喜之事，祇是二位不久，便要先赴洛明爾峯，暗中準備，以待李七兄夫婦到後，一同下手，當地鄰近妖窟，來時所遇怪人父子，到時也要前往，勢頗艱險，全仗機警胆大，才能成功，對方金靈筠，更須善處，祇可暗助，不宜露出形迹，隨傳雪衣老人之命，告以機宜，大意是說，昨夜盜黨，全被殺死，只小賊龍飛，被一妖道救走，因這次開闢飛雲嶺賊巢，曾與老寨中幾個父執老賊力爭，又在賊父龍天化面前，誇下海口，龍飛剛復凶險，狂傲成性，自覺損兵折將，還在其次，最難堪是，為了一時私心，意欲離開老賊，獨樹一幟，借着開荒為名，把老賊多年聚斂的，各種農具物品，牛羊牲畜，差不多全運了來，不料一夜之間，全

數燒光，妻子姬妾，全被燒死，除先前救火的妖人師徒而外，無論人畜，一齊葬身火窟，自己也僅以身免，連衣服都沒一件整的，身上還受了兩處火傷，自覺神情狼狽，無顏見人，又聽妖道說起火是人爲，內有鐵堡仇敵主持，並說起鐵堡勢盛，仇敵多是長白三老門下，日前混元祖師，尚且不勝，何況你我，龍飛不知妖道也是無顏回見老賊，用話試探，愧憤交集之下，立志復仇。由此尋師學道，苦煉法寶飛劍，在未報仇以前，不再回山，力請妖道指點明路，妖道見被激動，告以老寨有兩同道，均與自己面和心違，不料地火猛烈，遭此慘敗，另一同黨，比他法力較高，尚爲仇敵所殺，門人又被怪獸抓死，看出大勢已去，祇得保了小山主，一同遁走，如再回山，必受奚落，你既有志報仇，我也和你一樣，現在武台華山崆峒三派，均在大開山門，廣收弟子，莫如和老山主留下一信，你我同往投師，煉成法術，再報此仇，你看可好，龍飛氣道，老頭子年老昏庸，不知好歹，他開創這片基業，我出力最多，近見根基日固，財產衆多，聽信小婆娘的話，祇想就此養老，不再前進，自從混元祖師，不會得勝負氣回山，越發胆小，全沒想到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酣睡，早晚是個大害，你不尋他，他也尋你，豈是閉門自保，便可無事，我不爲他胆小氣人，也不會鬧到這等狼狽，反正他先將鐵堡仇敵除去，不久必有滅亡之變，我去見他作什，妖道雖覺小賊天性涼薄，全無父子之情，好在都是這類喪盡天良的妖邪，也未放在心上，略爲商談，便同起身，龍飛不願與老賊和寨中諸人相見，人又死光，再和妖道一走，故此三五日內，老寨賊黨，不會得知，好在人都燒死，無什爭鬥形迹，只不趕往老寨殺賊，龍天化必以爲是天災地震，暫時不會疑心鐵

堡所爲，加以這場大火，多年聚斂的精華，已被小賊損失十之七八，老賊心貪，又多顧慮，想起連遭慘敗，又遇天災，妖道和龍飛，再同溜走，詳情一概不知，定必驚疑胆怯，只要鐵保諸人，不去尋他，決不敢再來犯，令崔成二人，歸告諸俠，等李琦夫婦回山，各照預計行事，分別趕往洛明爾峯接應等情，崔成二人，大喜拜謝，並說前與怪人父子約定，歸途前往會合，此是兩個好幫手，可要約了同行，鍾靈笑道，長指禪師，佛法高深，不可思議，他既將你二人引往石屋，與怪人父子相見，必有深意，來時家師雖未明言，聽那口氣，你不尋他，也必命兩怪人尋你，二兄祇照家師所說行事，十九成功，如其不願違約，起身時，先往一探，如見靈境雲封，無須強行入內，只在谷外，通誠祝告，自有回應，與怪人同去固好，但是此行，並非一到便可下手，那怪人的對頭，相隔火窟，並不甚遠，近年自知大劫將臨，非將另一本道書得到，不能免死，爲此日夜苦心籌計，祭煉邪法異寶，意欲深入火窟，強迫怪人之妻，獻出此書，並將怪人父子召回，雙方講和，同煉道書，抵禦天劫。事後再用陰謀暗算，將男女三怪人除去，一面設下法壇，上懸寶鏡，正對峯下火窟，以防近年機密洩漏，致被外人得知，或是怪人父子求來大援，將女怪人救走，同習道書，與他爲難，防備嚴密，法力頗高，又兼正邪兩家之長，二兄本非其敵，所幸持有一面隱形璧，和兩道防身靈符，決可無害，行事仍須謹慎才好，還有那地寒針，乃魔宮至寶，不可輕用，昨夜火勢，如若用法得當，祇須朝那火眼，擲下一根，似這類石油引燒的地火，不消個把時辰，即可消滅，便是後來不連發那三針，時候一久，那萬年陰寒之氣，所煉至寶，已然發散，遇見烈火，自生感應。

早晚將其消滅，祇這片森林，難于保全罷了，崔兄連發三針，不特過于耗費，除有一小半，已爲烈火對消，化生出兩片湖蕩清泉而外，下餘寒毒之氣尙多，停滯當地，風吹不散，反而有害，家師令我來此，一半便爲收他，至于二兄新交兩友，丁福生長本山，深知地理天時，油井火發以後，便恐發生巨災，仗着是在上風，早已逃過對崖，回家候信去了，藍蛟誓報親仇，得有異人指教，埋伏林內，等妖道過時，暗用飛刀行刺，將妖道人頭割下，自己也受了傷，幸而火劫忠義，靈猴機警，動作如飛，雙方合力，將其救走，由兩個大金絲猴，抱持保護，越過對崖，送往異人那裏，醫傷求救，下餘羣獸，也紛紛尋路逃走，後來風勢逆轉，地震火起，那沒逃完的，本就危險，恰值崔兄，連放三枚地寒針，消滅烈火，才得轉危爲安，從容逃去，此時森林中，已無人獸蹤迹，二兄也無須再見他們，那火劫天生異稟，不畏烈火焚燒，內兩隻大的，更煉有丹氣，多厲害的火勢，也難傷他，藍蛟日內，便得異人傳授，火窟之行，他也有分，此子甚孝，到時不妨助他一臂，從此有益，收這寒毒之氣並非容易，耿帥兄少時也還要來，我令烏鵬，先送二兄回去如何，崔成二人，知道鍾靈，年輕胆大，法力不高，每次出外，多仗烏鵬盤空保護，又聽出寒毒之氣，十分難收，地是賊巢，惟恐有失，再四辭謝，鍾靈也未深勸，二人見他似欲自己快走，料有原因，祇得殷勤話別，各縱遁光，往鐵堡飛去，到後一看，黃建萬方雄，出走未歸，李琦夫婦，也未回轉，王藩，張婉，昨日被桓平接走，說是大老劉真人召見，祇段泉金國士兩人尙在，見面以後，同見堡主，說完此行經過，中遲一聽飛雲嶺，發現富源，又有那好天時地利，也頗心喜，隨說桓平來時，提

起老賊九頭獅子龍天化，和武成，武凱，武鳳諸人，自從連遭慘敗，凶骸盡斂，暫時已無來犯之意，賊運也還未終，吩咐衆人，暫時不要招惹，且等火窟藏珍取回之後，老賊也請來厲害妖黨，到時再與一決勝負，立可掃平賊巢，永除後患，並說前日本山，發現一處山洞，內裏甚深，已命數人前往探險，方才來報，已然深入三四十里，尙無止境，方向正與飛雲嶺相對，據舍姪說，飛雲嶺雖此雖有數百里之遙，實則沿途盡是高山峻嶺，冰峯雪崖，須要繞越，故覺頗遠，實則如走直徑，兩地相隔，不過百餘里路，如能打通，將那石油引來本山，豈非絕妙，既有仙人之命，料無他慮，何況長白三仙，神目如電，雪衣老人師徒，遇事先知，決不坐視，諸位賢姪，祇管起身便了，衆人退出以後，金國士本欲隨行，因和蘭珠約定，想了想，祇囑二人留意，不曾同往，崔成二人，一出鐵堡，先赴兩怪人之約，並謁長指禪師，請示機示，到後一看，果然谷口雲封，休說入內，連途徑都找不到，朝着裏面通誠求見，也無回應，覺與前言不甚相符，但是無法入內，祇得罷了，隨照鍾靈所說途向，往洛明爾峯飛去，峯在滇緬交界亂山之中，四圍千百里，森林包圍，當中一片沙漠，靠着沙漠之左，湧起大片峯崖，一條又大又深的絕壑，下面便是前古火山出口，外觀火勢雖止，祇不時冒起大片烟雲，實則地底蘊蓄烈火毒燄，數量並不在少，離崖百餘丈以下，便被這類烈燄佈滿，時高時低，升沉不定，因此方圓三千里內，亘古以後，素無人烟，尤其沙漠之中，終年地熱如火，越近火峯，越熱得厲害，上面烈日當空，下面熱沙如熾，稍爲挨近沙漠邊緣，便被那奇熱之氣，逼得喘不過氣來，除却一種生長在熱沙中的毒虫，火螞而外，千百里廣漠，見不到一

點生物，人一倒地，當時昏死，晃眼全身焦枯，而那森林地帶，悶熱潮濕，暑氣鬱蒸，加上氣候不良，瘴癘四起，更有各種毒虫大蟻，盤據其中，奇形怪狀，近人立斃，到處蒼苔縱橫，無法立足。走着走着，忽然傾盤豪雨，瀑布也似，由林隙中往下飛降，平地水深數尺，好容易把地面上蒸騰的熱氣沖掉，得到一點涼爽，人却浸在水中，水泥沾濕，寸步難行，一不小心，誤踏沙窩虫穴之中，或受雨後飛出的毒蠅之類，包圍侵襲，任你多麼強健的人。當時咬死，成了骨架，再不是大如車輪的毒蟻，張開血盤大口，穿雲而來，祇聽樹聲如潮，颯颯亂響，腥風剛一入鼻，回顧同伴，已被大蟻吞去，林中又是深黑如夜，極少遇到陽光。便附近當地的山民苗倮，前往樵採，也祇在森林邊界一帶走動，稍有警兆，立時飛奔逃回，誰也不敢深入，連森林叢中沙漠，自古以來老是沉沉赤陰陰，空中下望，彷彿一大圈碧綠的樹海，當中浮着一片火雲，宛如死域，險惡異常，妖道所居，原在峯陰，相隔祇數百里，因那一帶炎熱之氣，被大片峯崖擋住，四時溫暖如春，並不甚熱，中經怪人，佈置多年，種滿奇花異草，以前無甚阻隔，祇要知道細底，便可尋到，自從妖道，陰謀佔據以後，因其貪狡量小，明知當地有火峯森林，叢山遮蔽，地勢偏僻，不知底細的人，便由空中飛過，也難發現，仍恐外人入境，把原有地名，改作百花城，並用法力，築起一圈花牆，看去錦屏繡帳，隨着山形，綿亘不斷，燦如紫霞，實則中伏危機，到處多是邪法禁制，埋伏重重，崔成二人，仗着仙人指點，深知地理，為避妖人目光，飛到森林上空，便行下落，依了崔南州，仗着法寶防身，冒着暑熱，直飛洛明爾峯火穴之上，先觀查好了形勢，與穴中被困的女怪人，互

相商計，告以來意，同待時機，免得由峽後繞行，驚動妖人，惹出事來，成全未置可否，等到越過森林，到了沙漠地帶，欲往前飛，天越炎熱，防身法寶，簡直不能絲毫離開，稍一撤去，立有一股奇熱之氣，撲上身來，彷彿一蓬烈火，當頭撲下，連頭臉都要燒焦神氣，幾乎把氣閉住，才知厲害，心想這等熱法，如何能夠抵留，但又不能不去，祇得小心戒備，仗着那面隱形壁防身，直飛峯前危崖之上，方始停住，四外一看，祇見前面來路，大片廣原，紅塵漠漠，所有沙土崖石，全都火也似紅，時見一縷縷的白烟，由地上飛起，雖不甚高，遠近都是，上面不見天光，祇是一片暗紅色火霧籠罩大地，四圍樹林，均被這類層層霧影遮蔽，以二人的目力，僅能看出數十丈左近，再遠便不能見，立身的高崖，常年受那烈火消溶焚烤，石質已酥，有的宛如鋸齒，有的殘破不堪，無一完整之處，稍不留意，踏上一脚，立時崩塌了一大片，再往岩下一看，當地好似一座大山，忽然地震，火山爆發，烈火由地上衝，將那山頭，和中部一帶，整個揭去，全山立分爲二，火勢狂烈，火口一帶崖石，全被燒溶，成了沸漿，日久年深，火口越闢越大，將那裂口，燒成一條橢圓形的絕壑，長達二百來里，最近之處，也有三數十里之寬，山本高出天漢，上半雖被烈火，衝碎燒溶，殘餘這一大半，離地仍有千百丈，二人立處，恰當火眼附近，是一崖缺，比較最低，離地也有七八十丈，初意一個已經熄滅的火山，就算餘火未消，不過常發火烟，至多不過數十丈方圓，先見天時那等奇熱，方圓數百里以內，全被火雲烟霧籠罩，已是驚奇，還沒想到宇宙威力之大，至於如此，上來祇顧查看來路平原上的景物，僅覺那片千百丈的斷崖，險峻雄偉，橫亘平原之上，並

未見有火烟冒起，崖那面一峯刺天，高出雲表，下半雖有暗霧籠罩，峯頂却有一片灰白，彷彿上載積雪，心還在想，峯腰以上，氣候必定高寒，相隔祇百餘里高遠，當地天氣太熱，難於久留，意欲觀查完了形勢，去往峯上，覓地棲身，免得受熱，因那立處斷崖缺口，也有百餘丈寬的崖頂，不曾留意下面，及至回身，走往崖口，低頭一看，不禁嚇了一大跳，目光到處，那寬達數十里，長約二百來里的絕壑，其深竟不可測，下面已被濃烟火霧佈滿，單那有火雲的一帶，相隔地面，便有四五百丈，下面還不知有多深，一眼望過去，烟飛霧湧，波濤澎湃，簡直是片火海，烟霧層中，時有兩三根黑色烟柱，中雜萬點火星，時高時低，隱現濃烟火雲之中，仗着法寶防身，雖未感到烤炙，稍一挨近，便覺力量奇大，更要前往，並非容易，情知厲害，不敢大意，待了一會，除覺火勢狂烈之外，四顧茫茫，那缺口是否雪衣老人所說之處，也拿不定，左近又有妖道伏伺，稍爲疎忽，必受其害，所奉使命，又極煩難，南州主張先把安身之處尋到，再照雪衣老人仙示而行，走時，成全想試驗那火威力，到底多大，一看四外，除被烈火烤酥的，童山秃崖而外，休說生物，草都見不到一根，想起來時金國士和任龍，知道此行，是往南服炎荒之區，食物艱難，即便峯陰森林之中，山根野果，到處都是，像鐵堡那等飲食，決難吃到，乾糧之外，又帶了不少醃臘之物，和兩大葫蘆美酒，本覺太多，嫌其累贅，如非南州想起良友好意，再三勸阻，早在途中丟掉，這時想起無物可投，便把身後所指行囊取下，爲了南荒天熱，行囊之中，祇一小包換洗單衣，好在法寶防身，不畏水火寒暑，飛近森林時，早把出山時，所着寒衣脫下，覓一山洞藏好，裏面滿是食物，

本意隨便取上一點，丟入壑中，試那火力，誰知就方才途中，稍爲開放寶光那一會，竟被火力侵進，國士親手製的一包路菜，已然腐臭，那些醜臘風乾之物，也都走油，試取了一塊乾豬脚，往壑中拋去，爲想查看火勢，故意朝上，火力竟大得出奇，雖是用力，也祇拋出十餘丈遠近。祇見一股輕烟，微微一冒，鼻端聞到一股焦臭之氣，也本見其下落，便自失蹤，那火力之猛，休說深入壑底火穴，便在上面，祇離開寶光防護之外，便不燒焦成灰，也休想活命，再取一小塊乾肉，放在崖石之上，人剛走開，便聽滋滋兩聲，當時燒焦，油烟冒處，成了一塊焦炭，才知附近崖石都熱得和燒紅的炭一樣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大 漠 英 雄

第 五 集

印 翻 准 不 權 作 著 有

著 作 人 還 珠 樓 主

發 行 者

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 徐 稚 鶴

發 行 所

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
分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中

特 約 所

香 港 百 新 書 店

皇后大道中三十九號B

國 光 新 記 書 局

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

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二 月 第 一 版

